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

律詩

再授小諫偶書所懷



官途滋味飽更諸命薄于人分亦甘兩鬢雪霜為小諫

六街泥雨趨常恭便休祿仕飢寒累強逐班行面目慙

安得去如种處士板輿榮侍臥終南

种放与母偕隱終南

贈禮部宋員外閣老

自汝州副使拜命前年與予同貶



未還西掖舊詞臣且向南宮作舍人

禮部員外舍人

休歎

貳車如竹筆須知百日掌絲綸

故事禮曹外郎知制誥

錦窠官

重真殊拜玉筍班清祗上身堪笑白頭小諫握握蘭猶

禮曹一人而已

江鄉歸氏藏本

未得相親

自寬

身世龍鍾且自寬寬追量才分合飢寒朝中舊友休誇貴
篋裡新詩不博官曉髮靜梳微霰落夜棊閑掛掛古風殘
會須歸去滄江上累石移莎擁釣灘

贈衛尉宋卿二十二文

二首前翰林長侍郎

性情和雅得天真卿寺鰲頭任屈伸三品且隨前宰相

宋卿班在尚書下與吏部宋呂二相公相接

重瞳偏認舊詞臣宿齋院冷琴

橫膝朝退門閑鶴伴身多少摳衣門弟子側聆還望秉

陶鈞

謫宦歸來鬢更斑髮徊翔猶在寺卿間幾多僚友三台上
大半生徒兩制間舊賜錦袍多貫酒新裁紗帽欲歸山
東垣小諫龍鍾甚空媿紅爐早鑄顏

送融州任巽戶曹

撰越王愛姬墓誌得罪

御前曾取好科名一椽如何萬里行身落蠻夷人共惜
罪因文學自為榮吏供版籍多魚稅民種山田見象耕
君看咸通十司戶投荒終久是公卿

寄商州馮十八仲咸同年

遷客秋來捧詔還故人多恠鬢毛斑重為東掖垣中士
猶夢西暉亭下山靜算宦途皆是命老思身計不如閑

何時相約同歸隱水竹蕭蕭並掩關

送史館學士楊億閩中近侍

近侍閩川去路長才名官職過歐陽翰林貴族誇東榻

楊近為副翰史館清衙近北堂別酒正逢寒菊綻歸舟

應見早梅香拾遺健羨吟詩送莫笑蹉跎兩鬢霜

覽照

覽照笑浮生秋霜髮教荃才高空有氣官散即無榮貧

久心還樂吟多骨亦清他年文苑傳應不漏吾名

送寇諫議赴青州

表海鎮崢嶸樞臣輟禁庭兩蕃申族帳七縣造圖經密

勿君恩異循良祖德馨旌旗驅驛路鼓角出郊垌歸夢

尋溫樹行塵動福星上儀三道判排設十間廳風靜衙

門戟霜寒郡閣鈴看山樓號白封社土分青花好詩難

惜梨甘酒易醒牡丹水梨皆青州所出徵還都幾日莫愛妓娉婷

寧公新拜首座因贈

著書新奏御上詔承旨蘓公道士韓德純與公集三優

詔及禪扉首座名雖貴家山老未歸磬聲寒遠枕塔影

靜侵衣終憶西湖上秋風白鳥飛

壽寧節祝聖壽十首

行漏齊趨聖節筵雲開金闕上青天平明引入長生殿

鞞

共祝堯雲百萬年

數聲飛電響鳴鞘東香裏金爐映楮袍王母親承玉皇詔

年：今日進蟠苑

華胥國土何時見堯率天宮底處開盡說今年壽寧節
一齊移入帝城來

簾前可愛三冬日堦下新抽七葉蓂昨夜靈臺因預奏
彩雲高捧老人星

益算真君南斗高還因聖節奏天曹扶桑枯盡靈椿老
始放堯眉出壽毫

莊周浪說華封祝漢帝虛傳嵩岳呼爭似壽亭嘉節日

千門萬戶願長生

帝德由來動百神年：聖節絕纖塵萬家喜氣生和氣

冬日翻疑一日春

祇為憂民感上玄平京今日集羣仙更教添注吾君壽

直過人皇萬八千

漢主壽山稱萬歲玄宗嘉節佳踰千秋吾皇別享无疆福

百姓歡呼動九州

謫宦商於又解梁二年不見楮袍光重来班列雖疎遠

祝壽情深淚幾數行

幕次閑吟 五首

二年憔悴詠江蘿
恩詔重教侍玉墀
寓直掖垣休入夢
常恭幕次且吟詩
新文自負山中集
舊吏多驚髮畔絲
莫道諫官無一事
猶勝閑臥解州時

禁漏遲待立班坐愁身計忽長歎
時清幸遇千年運
頭品重為八品官烏帽半歌殘
月冷馬鞭慵執曉
霜寒君恩未報心猶壯
不敢思歸七里灘

文章曾受帝褒稱
幕次孤吟冷似冰
借馬趨朝長後到
問人求米盡難憑
僮教罷樂朝無酒
兒癡看書夜絕燈
除却金章在腰下
其餘滋味一如僧

六里山中謫官身
歸來無路掌絲綸
塔前不見朱衣吏

堂上空辭白髮親
月入可堪茶作俸
雨多還怯桂為薪
懶求郡印緣何事
曾添西垣侍從臣

江蘿吟盡鬢成霜
謫宦歸來夢一場
每日祇窺丹鳳案
被人猶喚紫微郎
齋官獨坐風翻幕
客舍閒吟葦夢床
若是承明容再入
未曾荒廢舊文章

還韋度支韶程集

嶺南為郡帶名曹
萬里江山興咏饒
皇宋聲詩歸雅正
有唐門地本逍遙
雪霜雖苦思雖侵鬢
金紫恩深已佩腰
舊章滿囊勝草蕙
茲幾聯乘醉寫芭蕉
進來聖主迴天眷
抄逐蠻僧過海潮
何事曹南得披覽
韶程風什似聞韶

將赴單州和韋度支相送之什次韵

就養求官動聖知專城猶得近王畿鄉人竟指曾題柱
丘嫂應慙不下机西掖罷披天子誥北堂榮着老萊衣
鄰封唱和如多暇三載須成一集歸

初上單州有作

舊官休念直承明就養誰能繫宦情藍綬昔年為短簿
綵衣今日是專城妓人半在登樓看親老初來滿郡迎
慢逐肩輿張皂蓋平生唯有此時榮

送秘閣裴都監奉使兩浙已下再入西掖作

霏二梅雨灑船牕綠樹參差早稻黃捧詔暫辭圖籍府

賜

揚帆深入水雲鄉皇華靜讌江樓月御札閑開野寺香
若到蘓臺人問我長官重作紫微郎

送戚殿丞之任括蒼

佐郡海西邊挂帆離兔園遠經羅刹石近去鶴鷄原菊

暖秋飛蝶霜晴夜叫猿老郎方吏隱應笑市朝喧殿丞

知温州永嘉縣

送馮中允之任婺州

東南宦遊多勝遊婺女星下溪山幽巖陵隱德七里瀨雜

沈約詩名八詠樓岸上黍離經故國湖邊木脫正高秋

承明三入妨賢久擬覓江鄉小郡侯

寄題義門胡華林書院

水閣山齋架碧虛亭三華表映門閭力田歲取千箱稻
好事家藏萬卷書旋對杯盤燒野筍別開池沼養溪魚
吾生未有林泉計空媿妨賢臥直廬

送母殿丞赴任齊州

三齊號難治民瘼待良醫勿謂人多詐須教吏不欺魚
鹽多近海桑柘潤連淄却札新頒曆無忘訓誡辭上觀

吏仍賜御
前曆于

送張監察通判餘杭

郡城蕭灑浙江濱輓轂乘驄慰遠民莫放霜威誇御史

且收風景屬詩人雪侵樓上迎潮眼花擁湖中泛月身
盡是公餘吟咏處好飛佳句寄詞臣

送楊屯田通判永興

長安弃瘼比藩方通理猶宜占省郎入洛才名齊二陸

屯田自浙入朝
鏢廳及第

有唐門戶本三楊屯田靖恭楊氏
唐末避地江南袖中

丹桂家聲在道畔豐碑祖德光閩西夫子碑
在閩鄉路上莫向公餘

尋故第榛蕪難認靖恭坊

書齋

年、賃宅住閑坊也作幽橋着道裝守靜便為生白室
著書兼是草玄堂屏山獨臥千峰雪御札時開一炷香

莫笑去歸田里去官途机巧盡難忘

書懷簡孫何丁謂

三入承明已七年自慚蹤跡久妨賢吾子幾時歸鳳閣
病夫方欲買漁船季路旨甘知己笑潘安毛髮更皤然
舉人自代何由得歸去東臯種黍田

送紫諫議之任河中

蒲津名郡得名公諫紙盈箱且罷封紅藥堦墀曾吐鳳

綠莎廳事舊鳴蜚故事河府院有綠莎廳唐朱治平時

事者可復此景故云好事者常加澆溉兵興之後為不好

下車首謁重華廟入境先經五老

峰見說孔門詩板在應教回也絕遺踪故兵部王侍郎嘗知河府公之

也座主

送僕射相公赴西

五十月端揆西郊任保釐偶拋三事重未失百僚師府

縣威儀引宮城管鑰隨廳宮嫌出守劇位是面司櫻筍

供筵館蜩蟬響路岐碧紗題壁處畫錦下車時請兩摩

騰塔尋芳白傳稠維嵩過舊隱楔洛賦新詩禮絕應懸

榻公餘尚讀碑留臺拜表內殿列須知易退同龍臥

難虛是鳳池兩京全咫尺三入不參差康濟豐年穀風

標飮座梨唐相崔遠文詞清灑風神峻整時人謂云耳弼諧終在戎眷注更

同誰温樹陰猶在甘棠影暫垂嘗濡玉堂華願草白麻

詞

送李著作

芸閣新街捧詔歸
歷陽湖畔拜庭闈
已聞愛子披朱紱
已著作郎君猶覺嬰兒著綵衣
飯饋海陵紅稻軟
鱸擊淮水白魚肥
吾生自失榮親祿
謾踏花磚入北扉

送禮部蘓侍郎赴南陽

拜命辭台席
扶親道更光
風流在東閣
優逸是南陽
治篋排宸翰
行衣帶御香
袴襦編戶暖
扇枕板輿涼
鈴閣留僧飯
書齋著道裝
遺蹤尋耿鄧
善政法龔黃
潭淨秋狀菊郊平
曉坐棠未應淹郡國
即是復巖廊
一自同鵬

鳥重來浴鳳凰
貳卿二十八
羞殺老馮唐

制除工部郎中出內署
已下滁州作

溫樹陰中別玉堂
應星猶得入文昌
莫嫌工部官曹慢
杜甫才名是外郎

詔知滁州軍州事因題二首

曉直銀臺作侍臣
暮為郎吏入埃塵
一生大抵如春夢
三黜何妨似古人
不稱禁中批紫詔
猶教淮上擁朱輪
時清郡小應多暇
感激君恩養病身

罷直金鑾領一麾
依前顛顛咏江籬
所嗟吾道闕消長
豈為微軀繫盛衰
尚媿臨民為父母
終當學稼養妻兒

自憐此度辭金闕猶勝商山副使時

滁州宦舍二首

忽從天上謫人間知向山州住幾年俸外不教收果實
公餘多愛入林泉朝簪未解雖妨道宦路無机即是禪
鈴閣悄然私自問郡齋何異玉堂前

失職金鑿假一麾瑯琊山色逸城池假龜且作三年調

下馬先吟八絕詩勾檢簿書寧免俗逢迎使命亦隨時

公餘不敢妨吟咏異日聲名繼至之獨孤及字至之及為滁州刺史

堂前井

公署在山上鑿泉深且清一杯水溜滿六月火生雲利

物誠堪拜投錢惡近名飲之何以報官况與詩情

荒亭晚坐

荒亭秋日沉獨坐白頭吟為郡渾無味歸田素有心鵲

翻楓葉亂葢響菊叢深微物休相聒幽懷老不禁

身世

淮邊為小郡身世復何云妻病無醫藥痴兒癡典墳簪
裳看似夢俸祿薄如雲不作歸田計何階望致君

瑯琊山東晉元帝以瑯琊王渡江嘗駐故溪山皆有瑯琊之跡不知晉已前何名也

連東襄復岩堯峰巒架沈寥流名自東晉積翠滿南譙洞

碧通仙界溪明潤藥苗古臺臨海日絕頂見江潮松影

擊雲暗泉聲出竹遙
廟碑傳漢祖寺額認唐朝
早歲時
霽稼靈蹤合禁樵
詩章因我盛唐賢遊者多矣
屏障遣誰描
近住人多秀
頻登酒易銷
圖經標八絕
瀟霍合相饒

為郡

為郎為郡意何闌
羞拂朝纓蓋病顏
賜筆任分雙管赤
梳頭已是二毛斑
道孤自合先歸隱
俸薄無由便買山
出立坐兩衙皆勉強
此心長在水雲間
漢尚書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

自笑

年來失職別金鑿
身世漂淪鬢髮殘
貧藉俸錢猶典郡

老為郎吏是何官
開樽暫喜愁腸破
堆案仍勞病眼看
自笑不歸田里去
謾將名姓挂朝端

自問

自問意何如
身窮業有餘
倦懷君子道
耽味古人書
月給非無酒
晨羞亦有魚
山頭刺史宅
未替識是吾廬

夜長

後樓前閣五嚴更
年髮侵人睡漸輕
病眼已甘書冊瘵
愁腸猶取酒杯傾
風搖紙帳花燈碎
月照銅壺漏水清
吟盡舊詩猶展轉
百迴移枕未天明
病眼黑花夜不看書數年矣

與嘉祐同遊寶應寺

滁陽領郡經三月寶應遊山始一回展齒勉憂巖下折
簿書長苦案頭堆潯、泉石吟魂健漠、煙嵐病眼開
盡日引渠尋勝境讀碑看篆掃蒼苔

迂儒

自笑是迂儒誠宜與世疎左遷猶上疏薄俸亦抄書漠
漠花侵眼蕭、髮映梳維難當早休去幽處卜吾廬

花鹿

一作花鹿

花鹿一何馴長隨病使君必教吾在野當與尔為羣靜
飲清溪水閑眠碧洞雲猶勝市朝裏逐衆走是紛、

今冬

休思官職落青雲且算今冬養病身白紙糊窓堪聽雪
紅爐著火別歲春旋芻官醞漂浮蠅時取溪魚削白鱗
况是豐年公事少為郎為郡似閑人

滁上謫居

四首

跡去金鑿殿官移玉筍班才高寧免妬命薄不如閑曉
鑑悲華髮春醪慰病顏為郎身漸老自笑不歸山
跡忝詞林舊官為郎署卑同群甘鳥獸苟祿為妻兒未
有一事立空齋雙鬢衰唯憐文集裏添得謫官詩
敢歎我命薄所嗟吾道消謫官淮上老京信日邊遙巧
宦成或五鼎甘貧惟一瓢居然古人事名跡詎相饒

一日復一日悠悠任此生所悲頻謫宦不是厭專城有
悔皆因祿無凶未若耕林泉何處好終卜挂吾纓

戲題二章述滁州官况寄翰林舊同院

八首

要知滁上興如何養拙偷安幸亦多小郡既無衣襖使
豐年兼有袴襦歌公餘處事攜山屐官醞時泛海螺
病眼白頭惟醉睡朝廷好事不聞他
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事不誇兩制詞臣貴
多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向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
昇沉得喪何須問况是浮生已半生

高閑

謫官滁上欲何為惟把高閑度歲時費盡俸錢因合藥
忙於公事是吟詩京中吏去慵傳信江外僧來與撰碑
更待吾家婚嫁了解龜休致未全遲

臘月

臘月滁州始覺寒年豐歲暮郡齋閑官供好酒何憂雪
天與新詩合看山日照野塘梅欲綻燒迴荒徑艸猶斑
吏人散後無公事門戟森事夕鳥還

雪中看梅花因書詩酒之興

年來滁上興何長唯把吟情入醉鄉雪片引詩勝玉帛
梅花勸酒似嬾嬌凝眸未厭頻落擁鼻還憐細香

謫宦老郎無一物清貧猶且放懷狂

朝簪

一戴朝簪已十年平居謫宦半榮遷壯心無復思行道

病眼唯堪學坐禪醉謝陶公長欠酒陶公云飲酒常不足俸慙吾

祖不言錢白頭郎署成何事見擬休官自種田

賀呂祐之諫議

自起居舍人拜命不赴員外郎

鳳閣前年陪步舞麟臺昔日是交遊先歸內署身雖忝

直上高坡命更優玉筍外郎全弃擲土山果毅免經由

却應迴笑滁陽守官似馮唐半白頭

賀馮起張秉二舍人

八年東觀知深屈

馮舍人雍熙丁亥歲與予同直史館

百日南床祗暫經

張自知雜入閣下

春暖並吟紅藥樹雲開雙見紫微星繡衣脫

後休持斧珠履拋來免過廳

馮兼越王翔善

應念出官淮水上

被人還笑屈原醒

送都官梁員外同年之江南轉運

月宮同歲取丹枝次第飛翔侍玉墀出職未吟紅藥樹

轉官新入白雲司

都官刑部司

使權繁重雖無暇曹局清閑

合賦詩

薛能李頻都官

不似謫官淮水上鬢毛衰颯咏江

離

有傷

壁上時牌催晝夜案頭朝報見存亡懸車又喪司空相

延閣新薨賈侍郎二公相繼薨背陶鑄官資經化筆某登朝後所任官皆

司空在品題名姓在文場予應舉時賈公以駕部員外知制誥同知貢舉遂蒙首冠多

士總惟一慟無由得徒灑春風淚數行

寄杭州西湖照慶寺華嚴社主省上人

夢幻吾身是偶然勞生四十有三年任誇西掖吟紅藥

何似東林種白蓮入定雪龕燈焰直講經霜殿磬聲圓

謫官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

送鄭褒歸閩中

褒也甌閩士文高行益脩千名逢詔罷歸計逼親憂鷗

鳥終相狎公卿謾欲白刺桐花下宅蘭蕨奉晨羞

贈王獻

舉子竟競文賦風騷委路塵吾宗多驚句詩道未無人青

眼有誰是白頭空鑷頻賈生如再召為尔指迷津

病假

小郡雖無事常時亦有勞坐衙衫強着判案筆須揉眼

病因求假身閑更覺高何當長似此歸去老蓬蒿

遇題 三首

賈誼因才逐桓譚以讖踈古今常似此吾道竟何如

鄭興親未塋張籍眼多昏何時解印綬歸去臥山行

白頭厭郎署病眼欲分司寸心猶未決所顧在妻兒

詩酒

白頭郎吏合歸耕猶戀君恩典郡城已覺功名垂素志
祇憑詩酒送浮生剛腸減後微諷病眼昏來細三傾
樽杓不空編集滿未能將此換公卿

司空相公挽歌 三首

全德群儒服清名信史書何人不調鼎唯我得懸車蕭
相文無害于公慶有餘三川歸葬地松檟自扶疎
執禮身雖退思賢寵未衰垂行三入命遽逼九原期本
末皆書史功名別樹碑須知文集裏全似白公詩

去歲頻宣召觀燈復賞花健嫌靈壽杖輕弃富人車列
座先台席温顏逼翠華而今宅前路雨破築堤沙

和廬州通判李學士見寄 二首

北門西掖久妨賢出入丹墀近八年且把一麾淮水上
敢思三接浴堂前將何政術稱循吏豈有文章號謫仙
除却清貧入詩咏山城坐客冷無羶杜工部戲贈鄭廣文詩云登科四十

年坐客
寒無羶

金鑿失職下蓬瀛也向淮邊領郡城堆案簿書為俗吏
滿樓山色負吟情廬江地近音塵斷何遜詩來格外清
未得樽前一開口可憐心緒獨搖旌

贈朱嚴

未得科名鬢已衰年。憔悴在京師。妻裝秋卷停燈坐
兒趨朝餐乞米炊。尚對交朋賒酒飲。偏看鄉相借驢騎。
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嚴妻能書常寫文卷

戲和壽州曾祕丞黃：詩

黃：真是小巫娥。買恐千金價不多。別母語嬌空有淚。
對人聲顫未成歌。產從南國勝。爽李攜去東山隱。薜蘿
淙上老郎無妓女。草玄讀易擬如何。

又和曾祕丞見贈 三首

非才誤受帝恩深。報國空存一片心。命薄任從官進退。

道孤難與眾浮沉。日邊信斷無歸夢。淙上公餘且醉吟。

勞寄新詩遠相唁。野雲何處望為霖。來詩云其如夷夏侍為霖

謬因文字立虛名。寓直金鑾冒寵榮。兩度黜官誰是援。

二毛侵鬢自堪驚。宮花謾殺春來夢。山蕨聊供醉後羹。

身外浮華盡閑物。不將窮達問君平。

篋中經歲鎖朝衣。自覺心閑少夢思。失馬叟言徒喻道。

牧猪效戲任爭碁。且持使節安黔首。莫愛恩波沃漏卮。

况是無功頭已白。此身長恐負明時。

和朱嚴函別 依本韵

之子有文行。常流竊比難。援毫秋露下。性文學餘力開尤工篆隸

卷古風寒場屋推盟主聲詩立將壇論儒輕五霸議古
嫉三桓師仰惟韓愈才名壓李觀生有師固窮多短褐
憂道即忘餐見訪山園郡相逢菊滿欄眼青怜造士頭
白媿為郎有罷舉層霄遠監州勺水蟠貧厨兼味少市醞
數杯酸舊業煩君勸新題為我刊生為予勸小畜集臨
又書八絕詩石也
岐留雅什天馬撼金鑿

賦得紙送朱巖即席探題

潔白又文方正似君心坦平空隨文價貴未免刺毛生客
被侵霜薄山窓映雪明前春懸作榜精應見淡書名

饒州馬殿院頻寄黑鬚藥服數千九斑白未減作

詩以報之

兩川迢遞隔長江寄藥知君念老郎妙術遠慚周柱史
衰容爭柰漢馮唐未除凡骨無仙分欲斷愁根有醉鄉
多羨繡衣鬚鬢黑滿身唯帶栢臺霜

歲暮感懷

歲暮山城放逐臣老滋霄漢委泥塵公卿別後全無信
兄弟書來祇說貧眼看青山休未得鬢垂華髮摘空頻
文章氣槩成何事需惹虛名誤此身

送鄭南進士歸洪州

霜飄楓葉滿長郊家指西山舊結茅訪我謫居龍失水

憐君行路鳥焚巢
仲尼未免遭儒戲
揚子何煩解客嘲
歸去豫章泉石好
不知徐孺與誰交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一

律詩

茶園十二韻

揚州作

勤王脩歲貢
晚駕過郊原
蔽蒂餘千本
青葱共一園

新擘老葉

新芽之上去年舊葉尚在

土軟迸深根
舌小伴黃雀
毛猱

摘綠猿出蒸香更別入
焙火微溫採近桐華節
生無穀雨痕緘勝防遠道
進獻趨頭番待破華胥夢
先經閭闔門汲泉鳴玉甃
開晏壓瑤樽茂育知天意
甄叔荷主恩沃心同直諫
苦口類嘉言未復金鑿名
年三奉至尊

送董諫議之任湘潭

依、行色滿帆檣又借仁風惠遠方暫去長沙非賈誼
猶虛計相待張蒼檻前波浪瀟湘潤雨後汀洲橘柚香
翰苑放臣知最幸願聽民訟繼甘棠

送江州孫膳部歸闕兼寄承旨侍郎

九江為郡鬢成霜淮海相逢共黯傷放逐翰林同李白
蹉跎即署似馮唐才名各負詩千首離別無辭酒一觴
歸見鰲頭如借問為言張也減剛腸

孫與承旨侍郎同年

立春前二日雪

一夕滿淮海莎堦曉欲平氣寒如臘在勢猛共春爭飄
泊殘梅妬龍鐘老檜擎隨風無定態入竹有繁聲倚檻

吟忘倦援毫畫不成南鄉消瘴癘東作助農耕片颺鴉
毛遠光翻蝶翅輕在貧任吹添酒債慵掃慰詩情群玉峰巒
秀華胥世界清老郎無政術沉酒臥江城

送嚴判官儒歸滁州

永陽謫宦鬢成華惟有賓從最可誇文學東堂進士第
風流南國相公家移官我未歸丹禁迴棹君今指白沙
滁上淹翔雖已久寺樓山色對琅琊

將巡堤堰先寄高郵蔣知軍

二十年前在濮陽賓筵留我共飛觴當時進士衣如雪
今日郎官鬢有霜吏役何堪巡堰埭軍城猶喜接封疆

能來界首相期否堤上依、柳漸黃

送閣門秦舍人

郡印我未解輜軒君不留相逢都幾日此別又經秋山
雪晴猶在河漸暖漸浮內廷連上閣早晚共優游

病起思歸 二首

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簿籍間叔夜養生休著論
陶潛難死只因閑陶潛云人生是難死又移郡印三年調未報君
息兩鬢斑安得便歸田里去松篁泉石掩柴關

四十為郎非不偶况曾提筆直瀛洲明時遇主誰甘退
白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劉夢得貶謫為薛郎四十餘年

能詩什恥監州

薛許昌詩云監州是戲儒

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

章達冕旒

寒食

寒食江都郡青旗賣楚醪樓臺藏綠柳籬落露紅桃妓
女穿輕履笙歌泛小舸使君慵不出愁坐讀離騷

酬太常晁丞見寄

當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為出谷鷲猶作三丞君最屈
徧尋兩制我知榮湮沉莫厭青衫在彼此俱嗟白髮生
重入玉堂非所望汶陽田好欲歸耕晁時祝予再入翰苑

張屯田弄璋三月畧不會客戲題短什期以滿月

開筵

布素相知二十年喜君新咏弄璋篇洗兒已過三朝會
屈客應須滿月筵桂子定為前進士蘭芽兼是小屯田
至時擔酒移厨去請辦笙歌與管絃

寄秀州馮十八禮丞同年

君從娶女典嘉興我自滁陽到廣陵同被雪霜侵兩鬢
獨嗟官職是三丞郡齋新養華亭鶴鄉信時逢建業僧
願作入朝西道主只看黃霸詔書徵

送丁謂之再奉使閩中

繡衣直指東南夷入奏風謠受聖知持節又從三殿出

演綸還較一年遲朝中謬拜推賢表江畔空吟惜別詩
郡印喧卑文會少為君搔首落花時

予在西掖
嘗舉謂之

牡丹十六韻

艷絕百花慙花中合面南賦詩情莫倦中酒病先甘國
色渾無對天香亦不堪遮須施錦障戴好上瑤塔簪袍
折深擎露枝拖翠出藍半傾留粉蝶微亞摘宜男鄰妓
臨粧妬胡蜂得藥貪忽行情吹動濃睡曉煙含話別經
年一相逢月又三遣吾捋白髮為尔換新衫池館邀賓
看衙庭放吏恭仙娥喧道院魔女逼禪庵

道院禪庵皆
公署內所有

亂折窠難惜分題韻更探歌歡殊未厭零落痛曾諳穀

酒
兩供湯沐黃鸝助笑談顏生如見此未免也醺酣顏回不飲

朱紅牡丹

渥丹容貌着霓裾何事僧軒祇一枝株應是吳宮歌舞罷
西施因醉誤施朱

芍藥花開憶牡丹絕句

風雨無情落牡丹翻堦紅藥滿朱欄明皇幸蜀楊妃死
縱有嬪嬙不喜看

海仙花詩有序

海仙花者世謂之錦帶維揚人傳云初得于海州山谷間

其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予視其花未開如海棠既開
如木瓜而繁麗娟嬾過之或一朵滿頭冠不克荷惜其
不香而無子絕句第可鉤壓其條移植他所因以釋草釋
木驗之皆無有也近之好事者作花譜以海棠為花中
神仙予謂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為號目之錦帶俚
孰甚焉又取始得之地命曰海仙且為賦詩三章題諸
僧壁

一堆絳雪壓春叢娟晚長條弄晚風借問開時何所似
似將綉被覆薰籠

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盡日含毫難化興

花中應是衛莊姜

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為名俾且俗為君呼作海棠花

后土廟瓊花詩 二首并序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枝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

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

自當羞見落梅粧

春水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

老松擎雪白娑婆

櫻苑漸熟牡丹已凋恨不同時輒題二韵

紅芳落盡正無慘吟逸空枝首重搔最恨東君少才思不啻檀口待櫻苑

芍藥詩 并序

芍藥之羨見毛鄭詩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謝公直中書

省詩云紅藥當堦翻自後詞臣引為故事白少傳為主

客郎中知制誥有草詞畢詠芍藥詩詞彩甚為諛備然

自天后以來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艷衰矣考其實牡丹

初號木芍藥蓋本同而末異也予以端拱己丑歲由左司

諫為制誥舍人後坐事黜棄淳化甲午年又以禮部員

外郎牽復舊職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則謝公白傳之
任帶帶踪躡笑自出滁上移廣陵追念綸闈下今九載
而編集之未嘗有芍藥詩言於詞臣不得無過揚州僧
舍植數千本牡丹落時繁艷可愛因賦詩三章書于僧
壁

牡丹落盡正凄凉紅藥開時醉一場羽客暗傳尸解術
仙家重藝返魂香蜂尋檀口論尋事露濕紅英試曉粧
曾忝掖垣真舊物多情應認紫微郎

東君面着占殘春得遲開亦有因曾與掖垣苗故事
又伴東淮海伴詞臣日燒紅艷排千朵風遞清香滿四鄰

更愛絲頭弄金縷異時相對掌絲綸
滿院勻開似赤城帝鄉齊點上元燈感傷綸閣多情客
珍重維楊好事僧酌處酒盃深蘸甲折來花朵細含稜
老郎為郡辜朝寄除却吟詩百不能

暮春

索寞紅芳又一年老郎空解借殘春惜總聞鶯轉誇楊柳
已被蟬聲哭牡丹壯志休磨三尺劍白頭誰借藉兩梁冠
酒樽何必勞人勸且折餘花更盡歡

酬高郵知軍蔣殿丞見寄次韻

青雲豈望更翱翔覽照唯添鬢雪光為郡自知無政術

歸田猶擬拜封章且眠錦障趣蘭省終掩雲閣臥草堂
三入承明已過分有何詞筆敵長揚予兩知制誥一入翰林
又和寄惠藤篋絕句

蠻藤編篋自番禺錦袋羅囊盡不如乞與揚州貯詩章
行春誰怕雨隨車藤篋耐雨

先帝登遐聖君嗣位追維恩顧涕泣成章

鼎湖髯斷去雞攀九五飛龍已御天乾兩制舊臣生白髮

一番新貴上青天老為郎吏承繚紆假作諸侯笈几筵

踈賤無由撰哀冊夢中空負筆如椽

登壽寧寺閣

乘興登虛閣披襟一望間聖朝新日月時帝初即位上國舊

江山桂桂隔晴虹斷簷喧夕鳥還歸衙不辭晚吟思白雲

閑

池上作

未遂滄州去池邊弄綠波醉浮船底兀吟遶履痕多靜
照新華髮沉思舊釣簑晚涼得幽趣魚戲上圓荷

和國子柳博士喜晴見贈

霖霖為害正憂農昨日陰雲散碧空潑刺退灘魚失水

啁啾高樹鳥知風洗開霽月嬋娟色放出秋花菡萏紅

勞寄新詩曲相賀由來灾異繫三公

公退言懷

吏胥園遶簿書堆病眼昏
素髮垂已覺文章無用處
不歸田里待何如時兩衙決事官
差我五日延英詔問誰
賴有古人蹤跡在爾只應遠寄是吾師

公餘對竹

冠褐飄飄乍退公引吟
田坐一叢買添幽景渾無價
洗却繁陰別有風曾任雪欺
終古綠也從苑映暫時紅
此君合是吾廬物會種嬋娟伴釣翁

官舍偶題

俸錢隨月盡公務逐時生
白髮多悲感皇華倦送迎奉

身無實事因我為虛名
會向滄浪上秋風自濯纓

贈呂通秘丞

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邊獨歛眉
已入朝行翻掌庾未知畿尉且吟詩
君前任畿尉堰頭笑傲同張祐
市裏優游比路隨唯有才名藏不得
山陽留滯肯多時

贈虛已

谿邊幽樹好煙霞別後春風幾度花
夢憶一巖紅薜荔心輕三事紫袈裟
禪機悟了身無着詩句高來髮有華
不遇蘓州韋應物畫公篇什向誰誇

贈省欽

師善八分太宗召于殿上書數得賜紫衣

舊隱何年別翠微，瀑泉聲外鏤禪扉。
御前曾寫八分字，天上特宣三事衣。
燈照夜庵霜後冷，鼎烹秋菊雨中肥。
終歸五老峰邊去，杯渡長江一錫飛。

贈王殿院同年

幾年淮海歎驅馳，美大拜初聞入奏時。
乍作臺官勞馬揖，合為巡使近龍墀。
多從此地升三事，字莫向朝端說四推。
縱遇省橋休拘項，郎官班列甚喧卑。
時郎中八十餘員，員外數百員，惟臺官稍少。

田別揚州池亭

竹遶亭臺柳拂池，徘徊終戀郡齋西。
斜陽更上漁舟坐

明日紅塵逐馬蹄

池邊菊

綠池遶逕幾千栽，準擬登高泛酒杯。
未到重陽歸闕去，金英寂寞為誰開。

揚州道中感事兼簡史館丁學士

時與丁同赴京

淮邊為郡再相逢，又得同途赴九重。
顧我尚騎天廐馬，共君遙想鼎湖龍。
賈生比望朝文帝，白傅何期哭憲宗。
攜手驛橋殘照裏，斷菴空對隔江峯。

太宗皇帝挽歌

三首

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
祝堯違衆望，傳啟合天心。
陵

栢蕭騷韵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偏黨堯年欠耄期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終
讓東封禮遂成南狩悲金鑾舊學士頭白涕漣漣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國悲前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
露悲風起松阡苦露疑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闕下言懷上執政三首

謬提文華侍先皇謫官歸來遇國喪仙駕只留燒藥鼎
總帷猶認諫書囊北辰別見天垂象西內渾疑海變桑
昨日梓宮陪哭臨淚多惟有老馮唐
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稹

羞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

猶期少報君恩了歸臥山村作老農

誥詞黜責子孫羞欲雪前冤事已休浴殿失恩成一夢

鼎湖攀駕即千秋道邊任死心終直澤畔長吟淚暗流

虞舜五臣知此事戲儒應免更監兼州薛能詩云監州是戲儒

送邵察院知朗州察院自淮南轉運乞侍養因有此除并拜母為縣太君

郡齋全占五谿雲就養辭權以孝間重戴舊秦御史高
堂新授漢封君板輿為別經三載壽酒先斟滿十分我
歎今生無此事賦詩相送淚零零

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荆湖

象笏烏紗諫署榮
運輸權重使蠻荆
職分三館圖書貴
地轄重湖水石清
貪吏望風潛解印
逋民知惠自歸耕
官曹寂寞馮唐老
多羨乘軺澤國行

送宋解處士之長安

內翰舍人弟

簪笏盈門獨紹蘭
臥龍潛在八龍間
鶴原任說朝賢貴
鶴警惟稱處士閑
靜按仙經燒大藥
狂挨僧壁画遙山
老郎見作歸休計
分取圭峰並掩關

送刑部韓員外同年致仕歸華山

自察院求致仕

抗表辭烏府名歸山
鬢未秋朝簪還獬豸
塵世謝蜉蝣拂袖生
人事懸車帝命優
名光新日曆官占
好詞頭應宿

郎曹美尋仙物景幽
繡衣移蕙帶驄馬換耕牛
對枕蓮峯翠當門瀑布流
妻閑栽藥艸兒戲雜猿猴
買竹憑牙板疏泉濕鹿裘
四推離督責三院肯淹留
接武陶貞白差肩許遠遊
十洲如得侶萬戶任封侯
脫灑因君去龍鍾使我羞
遷鶯情最洽化鶴術難求
掌誥無文彩謀身足悔尤
紫垣頻忝竊白髮合歸休
應璉叨三入張衡尚四愁
亦期婚嫁畢攘袂逐浮丘

贈狀元先輩孫僅

病中何事忽開顏
記得詩稱小狀元

淳化辛卯贈君詩云明年再就堯堦

試應被人粉壁下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鵲鷓原青雲隨呼小狀元

步登花塔紅雪飄衣醉杏園還有一條遺恨處不教英
俊在吾門

贈浚儀朱學士新知貢舉

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恭謁絳紗寬西垣久望神仙侶
北部休誇父母官雨屐送僧莎逕滑夜碁留客竹齋寒
何時僦直來相繼三入承明興漸闌

書懷送田二舍人自吏部郎出典秦州

共歎蹉跎兩鬢蒼立朝為郡是尋常重歸謝客中書省
又送山濤吏部郎三入承明身最忝十年兄弟分偏長
喜聞辭日田前席莫等多時住水鄉

寒食出城馬上作

欲報君親與願違今年寒食任芳菲八音過密因山後
雙淚滂沱拜墓歸艷冶桃花迎馬笑輕狂榆莢撲人飛
官途時態更諳盡猶媿妨賢直紫微

病中書事上集賢錢侍郎五首

力疾奉朝謁歸來倦送迎老為儒術誤瘦爰道裝輕羅
藥香幽散移琴細韵生晨餐漸有味荀蕨倍關情

妻兒慣疏素僕馬任龍鍾一榻渾無物孤琴對病容風
翻簾影亂早減井痕重幽寂誰為伴扶行賴瘦筇

食貧當歲旱朝退只端憂典笏逢休假焚香願有秋病

飢渾厭肉瘦冷未更裘夢見山村興披蓑釣亂流
即署領制誥十年未上坡馮唐空潦倒衛綰是誰何猶
賴紫垣直聊遮白髮多歸田未有計村樹綠婆娑
日奉朝請病多仍食貧揶揄應有鬼夷俟豈無人鳳
閣十年筆烏紗九陌塵集仙知在已應為指迷津

賃宅

老病形容日衰十年賃宅住京師閣棲鳳鳥容三入
巢宿鷓鴣欠一枝壁掛圖書多不久砌栽蘆葦亦頻移
人生榮賤須知分會買茅庵映槿籬

青猿

小僕如猿狖貧家備指呼未堪隨馬足已慣典魚須時
洗塵侵硯閑收雨滴圖歸田如有計留負酒胡盧

寓直偶題

兩朝書命媿無才謾逐詞臣侍玉階病似相如多避事
拙于方朔少詼諧命奇只合先休退道在何妨更卷懷
白首猶期謬封禪一隨鑿輅見燔柴

頃年謫宦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乃
會昌三年所寫數行殘闕後人添之其筆跡乃
工部畢侍郎所補也昨因問之乃云亡失多年
矣作四韵以還之

謫官山州自訓童因求書籍有遭逢偶收毛鄭古詩羨
認得歐虞舊筆蹤南郡携行心不足此本自解微迴便
合納上尋值侍郎
入聖上幕府不敢私謁
遂携去祿楊二州
西齋送去手親封塵侵煙染尤
堪重年號標題歷武宗

伏日偶作

移床拖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多病形容惟有骨
食貧生計旋無錢掖垣已忝年深直朝謁終妨晏日眠
會解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半歸田

和吏部薛員外見寄

張也好剛多悔吝惟憑忠信自書紳嚴陵知退遺榮利

只擬滄浪把釣綸老去趨朝慵待旦病來求假動經旬
西垣興味更諳盡一片烏紗滿馬塵

贈密直張諫議與子結婚

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兵戈出劔門萬里辭家堪下淚
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元原投分兒女情親又結婚
且逢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

寄狀元孫學士何

久居臺閣多憂畏欲薦賢才涉比周灰死寸心甘不動
雪侵雙鬢未能休封章事慢空騰謗制誥詞荒益自羞
唯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並龍頭

送譚殿院之任南陽

大抵人生樂故居山川况復漢南都別來坟墓有宿草
歸去田園多綠蕪銀印莫羞霜髮白錦衣兼照兩轡朱
西垣衰草無摻客空羨此行訝袴襦

送河陽任長官

宰君行李苦蕭疎妻子龍鍾尚跨驢醉眼且看花滿縣
愁顏莫望果盈車頭銜新換呼明府科第元高得校書
誰解吟詩送行色茂陵多病老相如

和屯田楊郎中同年留之什

科名長恐辱同年許國丹誠皎日懸謬掌斯文雖未喪

欲行吾道即無權謝公留滯蒼苔院潘岳征行落葉天

引重力輕深自媿強訓詩什益凄然

予嘗舉奏屯田未有恩旨

送臨清楊可主簿入蜀

揚父為諸司使祖有贈官及第授官後以父命歸拜

祖坟焚所贈告

脫白去焚黃遙知祖德光墓坟喬木老襟袖桂枝香迴
見梅含雪歸逢橘飽霜于雲應有宅為奠草堂

送淳于中縣車侍養

懸車東去謝明朝擺脫簪纓似一毛望苑官清諧侍養
督郵名賤耻徒勞青宮位在他年起綵服身歸此日高
我愧無親尸厚祿與君書命淚霑袍

君授萊州錄事乞致仕

送正言楊學士億之任縉雲

弱冠班朝簪才堪在翰林重違君厚遇聊奉母懽心
筆削田惇史囊裝貯賜金帆張淝河澗山對括蒼深暫歇
趨朝馬重聞故國禽幽蘭南澗採壽酒北堂斟務簡慵
開閣家豐不典琴綵衣方侍養紅藥即供吟我占掖垣
久自驚年髮侵妨賢兼罔極相送淚盈襟

送第三人朱巖先輩從事和州

貨船紅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賓職不憂無厚俸
郡齋唯喜有藏書錢侯聚書尤多伴吟先買秋江鶴醒酒時烹
晚市魚廉使多情應問我為言衰病似相如

送南陽李太傅二首

兩朝黃閣預弥綸又策春坊第一勲僧塔舊題前進士
齋壇新拜上將軍馬啣金勒衝微雪雁避紅旌入斷雲
還似徐州張僕射新御詩相送四方聞
紅旆飄飄奪曉霞御筵相送出京華仲尼俎豆真儒者
卻穀詩書屬將家腰下已懸如斗印門前看見築堤沙
先朝學士牽期復待草南陽入相麻

壽孫三日

經年病不飲此日一開罇鏡裏休嫌老懷中已抱孫紅
綉栽錦段香水浴銀盆他日歸田去相扶入葦門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二

手訶行

謝宣賜御草書急就章并宋邱舊集歌

臣聞伏羲畫卦朴且淳蒼頡造字初有文大篆小篆八
 分體楷隸草章何紛紜因茲八法各有要遂使六藝區
 以分其中最難惟草聖玄妙功夫自天性又聞闕睢本王
 化四始洋々風化下比興賦頌六義分乃有變風兼變
 雅仲尼刪後屈平作郢客李陵闢名價古來詩道難得
 人其唱弥高和弥寡如今草聖與雅言盡在吾皇萬幾
 暇元年十月近乾明崇文院靜寒霜晴直廬日午讐書

罷曳朱衣遶砌行中使傳宣來上界把把魚須下堦拜
寶函鈿軸光陸離御札文書御製詩折腰播笏拭雙目
汗流魄駭聊一窺急就章何縱橫藍玉苗初成雪花灑
破煙嵐壁黑魚漏出天漢星乍似鮫人泣下珠無數錯
落晶熒滿盃貯又似大鯨吞盡滄海波查牙露出珊瑚
樹朱邸集何清竒仙風撼動瓊林枝漢皇休道白雲勾
穆滿虛吟黃竹詩乍似三春直上伯陽臺熙、物華當
眼開又似十洲夜伴王母宴鸞譔鳳吟次第來小臣再
拜受一軸擣紙抄詩猶未足焚香朝向天日看執簡夜
對星辰讀臣見高宗飛白亦有名筆跡往、傾公卿所

得不過三五字當時臣子猶為榮又見玄宗詩什頗留
意吟詠時、成御製屬和止于一兩篇至今史冊猶為
貴若徵往事比明時萬分之一徒尔為未如我四十三
紙聖人作一百二章天子詩永為家寶藏書篋豈讓西
方貝多葉且教世、傳子孫長與皇家作臣妾

應制皇帝親試貢士詩

天上出震寰海清奎星燦、昭文明詔令郡國貢多士
大張珠網羅群英皇情攷、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
宮柳低籠三月煙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光如雪
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唯言盡臣節

小臣蹤跡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方今五六載
如今已上青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問將何報明主
應制非才但淚垂強作登訶舜禹

謝政事王侍郎伏日送水

火雲如山暑雨歇天地爐烘三伏月玉皇教散閬苑水
斷開北陸瓊瑰窟峨、貯向瑤花合分命中官賜黃閣
鳳凰池上玉壺盛溫樹風聲損蕭颯台恩分與西垣士
綸誥稀疎方假寐下和把璞入直廬從此驚世不成睡
怒蠅休向筆端飛抵鵲渾疑山下墜寒生毛髮清牙齒
脆若玉芝甘似醴炎風暑氣都不知空作狂訶謝知己

酬贈田舍人

君不見見天上星辰拱環極忽然墮地變成石又不見雲
中鷹隼橫高秋有時榻翼化作鳩人生進退甚類此左
遷右轉誰自由憶昔逢君在鄒魯翰林文人東道主一
言得意便定交數日論文暗相許迩來倏忽十餘年共
上赤霄連步武禁中更直承明廬深喜薰葭依玉樹兩
制惟君最清慎筆力辭鋒有餘刃方期夜直金鑾坡誰
知共理淮陽郡官衙新換版曹郎腰佩初懸列侯印西
垣三事班列閑南面百城資望峻且應盡意班詔條豈
復迴頭顧文陣下車果有謳謠生賣刀買犢民歸耕黃

髮老農鼓腹唱雪花雙履扶_轉行棠陰露濃滴朱紱交
秋風冷吹紅旌行春多暇吟情發開作長歌寄同列
中首寫明君語指點神仙為舊侶嚴徐雖合在蓬瀛卻
杜已聞為父母重来便恐調金鉉無復區、掌文翰直
如經歲未徵黃道在何勞重嗟嘆入則步蒼苔詠紅藥
了事舍人孫處約出則張皂蓋擁朱輪賢明太守召信
臣請君屈指教交友似此宦名能幾人逢時誰不欲行
道遇主我亦思庇民功名富貴皆待命出處語默聊衛
身一車甘雨方建隼萬國淳風莫泣麟他時宣室召賈
誼賢人事業當_併進伸未問忍見烏兔走鑑裏星、將白

首休耽鈴閣家藏書且酌郡齋官給酒嬰兒稚女滿眼
前莫負時光笑開口

對雪示嘉祐

去年看雪在商州使君命我山寺頭峯巒草樹六百里
飢鶩凍鳥_自聲啾、山城窮陋無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愁
抱瓶自瀉不待勸乘興一引連十甌晚歸上馬頗自適
狂吟醉舞夜不休今年看雪在帝里瑤臺瓊樹佳氣浮
朝迴攬轡聊四望移下五城十二樓樽中有酒翻不飲
鬱、不快非怨尤吾兒嬌騃未曉事問我何不私獻酬
因令把筆寫我意為渠吟作雪中謳昔為副使不理事

待罪且免憂人憂今為諫官非冗長拾遺三館俸入優
秋來連澍百日雨禾黍漂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畝
農夫失望無來楚尔看門外飢餓者往々殍殍填渠溝
我冠旅進又旅退曾無一事裨皇猷俸錢一月數家賦
朝衣一襲幾人裘安邊不學趙充國富民不作田千秋
胡為碌々事文筆歌時頌聖如俳優一家依食仰在我
縱得飽煖如狗偷况我眼昏頭漸白安能隱几勤校讐
何時提汝歸田去賣馬可易數隻牛深耕淺種苟自給
藜羹豆粥充飢喉黍畦鋤理學元亮瓜田澆灌師秦侯
素食免作疲人蠹開卷免對古人羞未行此志吾戚々

對酒不飲抑有由斯言不敢向人道語尔小子為貽謀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平生聞說宣城郡水石幽竒人物俊檻外澄江練不收
窻中遠岫眉初印六朝繁盛至隋唐才人名士遙相望
謝公向此憑熊軾白傅曾為鹿鳴客江樓山寺多賦詩
往々題名在僧壁皇家早歲平吳後翰林賈公為太守
至今清話玉壘中夸說江山不離口吾君御極初選蒞
東樞貳卿新擢第解褐曾縻佐郡官首得宣城為歷試
紫微田補郎次登科東樞受代傳廳事第三榜中第二人
今在烏臺為察視迹來通倅少名流雲泉竹樹應包羞

今春忽命姚著作學術縱橫才磊落當年雄揖第三名
官路迤邐久漂泊去歲獻文重召試新恩始上芸香閣
未教脩史未演綸宣城奉使聊親民且忻彩服得就養
莫歎朱衣未即真舊遊應有交朋在此去仍言婚宦新
下車布政民休、高吟淺酌誰獻酬夜深紅燭在何處
綺霞閣通疊嶂樓公權書札燕許詞未免山僧乞撰碑
書碑即三載眼看徵詔在丹墀却愁未盡江南興閑坐
蓬瀛揮玉柄黃樞侍臣兩制官待君同說宣城景

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之役

關征市賦縻賢俊誰愛此官為吏隱將作晁丞于役時

婺女星臨海邊郡黃絹辭高位尚卑白華行潔身猶困
會待時來即併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隨含笑
坐市中屈身豈媿丹陽尹又不見張生狂醉戀揚州冬
瓜堰下甘肥道此行况是奉皇華數丈輕舫載一家携
餅下岸買竹葉挂席背風穿蓼花霜晴震澤初嘗橘泉
過惠山應試茶虎溪曉雲靈隱雪錢塘夜潮照湖月客
排詩景在途中旋吟新句教兒童漸近金華見隼旗五
馬來迎使者車應知驥足暫拘絆八詠樓開頻啟宴醉
中官妓乞謔詩剡谿紙貴抄新詞他年誰獻于虛賦召
入金門五雲路因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還揚州許書記家集

許渾孫進家集得官

君不見近代詩家流胡為蹇滯多窮愁孟郊顛顛死逆
 旅浪仙斥逐長江頭張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輕薄萬戶
 侯浩然無成鹿門去李洞慟哭昭陵休生無風教興王
 化死無勳爵貽孫謀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無人
 收高陽許公精六義獨向聖朝生俊嗣因將先集進九
 重高步金臺曳朱履祖德光輝聖主知府尹賢明丞相
 子時維揚權牧即故中令薛相之子廣陵郡大古九州記室官清外三
 字遂令天下學詩人徒羨君家窮四始我來迎侍游江
 都玳筵往陪歡娛遂求家集恣吟諷海波乾處堆珊

瑚因思賈孟數家一何苦詩鬼噉餒無主子孫淪歿
 誰及君閑倚紅蓮傾綠醕草檄餘閑好賦詩莫放風情
 忝尔祖

酬處才上人

我聞三代淳且質誰人熙誰信佛茹蔬剃髮在西戎
 胡法不敢干華風周家子孫何不肯奢淫昏亂隳王道
 秦皇漢帝又雜霸只以威刑取天下蒼生哀苦不自知
 從此中國思蠻夷無端更作金人夢萬里迎來萬民重
 為君為相猶歸依嗷嗷聾俗誰敢非若教却似周公時
 生民豈肯頽披緇可憐噉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織

君子之道動即窮亦有賢達藏其中上人來自九華山
叩門遺我瓊瑤編錦、玉軸餘百篇定交仍以書為先
書中不說經文中不說佛有心直欲興文物感師自遠
來相親為師畫卦成同人出門无咎非羣分袈裟墨綬
何足云時為長洲令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月雙開牡丹詩

依韵

君不見年、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戴滿
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閑葉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
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
傅麻姑齊借霓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

而來紮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舉杯多感同年
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詩
如錦折他年我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誰為東君掌青律故將春日連人日春日雨絲暖融、
人日雪花寒慄、南雪寒暖苦不同可比交情去就中仲咸
擁爐發歌詠古風激破澆漓風人情離合古未有未召公
初亦疑周公汾陽臨淮本仇隙一旦分兵若親戚四公
翻覆人不識各、操心為邦國此外講張多為己反掌
背面如千里張耳陳餘不忍言魏其武安何足齒我愛

中庸君子心：與人交淡如水別有人間勢利徒一去
一就隨榮枯西漢董賢方佞倖孔光迎拜卑如奴是時
揚雄在東觀投閣欲死無人扶有唐力士夫人死朝士
執喪如喪妣是時李白放江邊樵悴無人供酒錢小人
之性何所似真如蜂蝶并蝼蟻尋蝶逐臭苟朝昏豈顧
松篁與蘭茝重君誓心一何極澗底松兮陵上柏澗松
陵柏有朽時我約君心無改易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治按獄

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樹青葱雨初過柳條漸軟蝶雙飛
桑葉尚多蠶一臥薄情野水流不迴無力春雲慵欲墮

團：榆莢是誰拋漠：游絲向人躡可憐花木間嵐光
花前正好飛觥馮君夙駕一何速捧檄銀坑按辛谷
輸轉昨日又移文小毗訴牒何紛紛見說南山六百里
踏盡馬蹄摧屐齒是何屈于不知己衝斗太阿教補履
龍無尺水且蟠泥驥困鹽車但垂耳片言折獄亦胡為
必也無訟方君子吾徒事業本稽古得行其志當刑措
畫衣畫地免煩苛抵壁捐金返淳素未行此道且營營
營營為祿聊代耕殘春小別不足念為君高唱南山行
南山一月期迴首莫訴臨岐數卮酒

烏啄瘡驢詞

商山老烏何慘酷
啄長於釘利於鏃
拾虫啄卵從尔為
安得殘吾負瘡畜
我從去歲謫商於
行李惟存一蹇驢
來登秦嶺又峽巖
為我馱背百卷書
穿皮露脊痕連腹
半年治療將平復
老烏昨日忽下來
啄破舊瘡取新肉
驢號僕叫烏已飛
劇鬣整毛坐吾屋
我驢我僕奈尔何
悔不挾彈更張羅
賴是商山多鷲鳥
便分鄰家借秋鷄
鉄尔拳兮鈞尔爪
折烏頸兮食烏腦
豈惟取尔飢腸飽
亦與瘡驢復讎了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三

詩行

酬安秘丞詩集

我聞天有二十八個星
降生下界為英靈
東方曼倩蕭相國
至今畝得終天名
又聞地有三十六所洞
中多聚神仙眾
神仙負過遭譴謫
來人世為詞客
李白王維并杜甫詩
願酒狂振寰宇
今來相去千百年
寥落乾坤間
無覩皇天何不生奇人
庸兒蠢夫空紛々
夜眠朝走不覺老
飯囊酒甕奚足云
陶丘忽見安秘書
星精仙骨真有餘
月中曾折最高桂
趁出玉兔驚蟾蜍
示我詩

詩百餘首筆鋒閃、摩星斗乍似碧落長拖萬丈紅飲
竭精四海波瀾空又似赤晴乾撒一陣電打折瓊林枝倒
罩卓夜來夢見李長吉叩頭再拜須來乞自言失却照海
珠至今黑坐驪龍窟方知安侯不是星辰類即是神仙
輩不然又爭得標格峻邁文辭顛恠有時醉起一長噫
叶八極風清鬼神駭他年却入蓬萊宮休死麻姑更爬
背

酬安秘丞見贈長詩

我聞進士登科換凡骨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由來數
百年直疑却神仙窟其間最貴龍席榜乘時得路為鄉

相一從巢寇犯闕來朱氏禮闈還草創莊宗明宗雖膺
命晉朝漢朝俱不永其中縱得神仙材太平不見哀之
劫上元應又恐天地閑安仙又謫來人寰二十把筆疏辭
源黃河傾落崑崙山有周道衰猶歎鳳天公由得歸皇
宋天水名郎掌貢時禹門萬仞連雲聳不是真龍不能
過噴波怒浪澆雷火是歲北極七個星一時下降為門
生安仙堂、冠其首六星煌、願隨後騶虞賦就鑑金
石丹水詩成擣錦繡玉皇殿前受恩渥一時命入芙蓉
幕獨得歸州近巫峽十二晴峯長在曉郡齋狂醉復狂
吟書畫盡巴東一川葉邇來遊宦五六年吳山越水供新

編還同白傳，蕪杭日誦詩。落筆人爭傳，去年始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滯鋒鏑，阮籍營中浮蟻馨。亞夫門外垂楊弱，驥足雖知暫縻絆，樽前未始長嗟嘆。只應會得老聃言，大器本來成較晚。吾君正是興文教，不日徵歸掌綸誥。醉挨雉扇，掃宮辭怒上螭頭，呈諫草筆下追還。三代風祛盡澆漓，成古道丈夫方見。兼濟才莫學西山採薇老，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見如古人。長誦為我相翦飾，便疑平地升青雲。文章難得逢知己，知己相逢貴終始。伊我行止方悽，老親稚子相頷啼。出門動足岐路迷，那得應上登天梯。

拍板謠

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脆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曾按瑤池白雲曲。幾時流落來人間，梨園部中齊管絃。才動我能應知音，審樂功何全。吳宮女兒手如筍，執向玳筵為樂準。數聲慢，仙人屐齒下雲棧，老狐臘月渡黃河。緩步輕踏水片數聲急，空江電打漁翁笠。鮫人泣對水晶盤，滿把珠璣連瀉入。劃然一聲送曲徹，由基射透七重札金壘。冷落間無聞隴頭凍，把泉聲絕呂律與數自齊。絲竹望我為宗師，總驅節奏在術內。歌舞之人不我欺，所以唐相牛僧孺為文命之為樂句。

對酒吟

勸君莫把青銅照一瞬浮生何足道麻姑又採東海桑
閨苑宮中養蠶老任是唐虞與姬孔蕭寒草埋孤塚
我恐自古賢愚骨疊過北邱高窅兀少年對酒且為娛
幾日樽前垂白髮安得滄溟盡為酒滔傾入愁人口
從他一醉千百年六轡蒼龍任奔走男兒得志升青雲
須教利澤施于民窮來高枕臥白屋蕙蒂黎羹還自足
功名富貴不由人休學唐衢放聲哭

戰城南

邊城草樹春無花秦骸漢骨埋黃沙陣雲凝着不肯散

胡雛夜、空吹茄我聞秦築萬里城疊屍壘土愁雲平
又聞漢發五道兵初連澤北誇橫行破除至綬因胡亥
始知禍起蕭牆內耗蠹中原過太半黃金買耐諸侯叛
直饒侵到木葉山爭似垂衣施庙筭大漠由來生醜虜
見日設拜尊中土自古控御全在仁何必窮兵焦贖武
戰城南年來春草何纖、窮荒近日思信霑嚴寒凍岫
青如藍方知中國有聖人塞垣自尔除妖氛河湟父老
何忻、受降城外重耕耘

苦熱行

六龍銜火燒寰宇魏王水井如湯煮枝松桂葉疑若痴

喘殺谿頭嘯風席北溟鎔却萬丈冰千斤凍鼠吐如蒸
我聞胡土長飛雪此時日曬地皮裂仙芝瑤草不敢茁
湘川竹焦琅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堆青疊碧尔徒為
宴設都頭宗承武其先嘗為黃州刺史有別墅在閔城
東南池生瑞蓮承武來告因與從事曾校書泛舟小以
驗之退而作歌以紀其事

瑞蓮歌 并序

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橫宋家池上瑞蓮生
嫋嫋出叢抽一莖二端菡萏開兩朶忽似娥皇將女英
九疑望斷蒼梧暮低頭並照湘波清花落蓮成碧于柳

瑟：塵輕慰人眼蕭郎弄玉合盃時一齊覆下瑠璃盞
草木效靈載圖史守臣儘可聞天子吾君有詔抑祥瑞
異獸珍禽不為貴瑞蓮無路達冕旒也隨眾卉老池頭
吏民歸美賀郡守敢貪天功為已有古來善政數杜詩
桑無附枝交兩岐瑞蓮信美產茲土起予謾作閑歌辭
年：更願再熟稻倉箱免使吾民飢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襖天使

昔侍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清華地太宗多材復多藝
萬机餘暇翻碁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飛天蛾為第二
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皆御製中使宣來示近臣

天机秘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軍法既誠貪心又嫌怯
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先皇三勢有深旨
豈獨一枰而已矣當時受賜感君恩藏于篋笥傳子孫
至道年中出滁上失脚青雲空悵望移典維揚日望還
軒轅鼎成飛上天龍髯忽斷攀不得舊朝衣上淚潺湲
吾皇曲念先朝物徵歸再掌西垣筆悲涼忽見紅藥開
哭臨空隨梓宮去出年領郡得齊安山州僻陋在江干
黃民誰識舊學士白頭猶作老郎官昨日江邊天使到
隨例霑恩着衣襖皇華本是江南客久侍先皇對奕棋
筵中偶說當年事三勢分明皆記得我從失職別上臺

御書深鏤不將來遥想棊圖在_私室天香散書空塵埃
今日因君聊話及翻作停杯向隅泣人生不易逢聖明_朝
君恩未報雙鬢凋金鑾殿花春灼、永熙陵樹夜蕭、_葉
空歎拖腸在泥土不如舐鼎并煙霄多病相如由未死_猶
追思往事欲魂銷星使今辰迴馬首強對離筵滿傾酒
悲歌一曲從事書唱與朝中舊友知

還楊遂蜀中集

上_皇茫昧胡為乎設施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意
生有述作死不虛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窮愁始著書
盡令富貴陷逸樂蠢、戢、如鷄豬民然無物作時瑞

誰識鳳凰與騶虞經史子集燦今古粉繪帝道張皇謨
一言可採宋高即不朽名姓長與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輩
窮辱不足形悲怨吁夫君擢秀在江左國小而逼何區
科名始得值兵火金陵坐見成丘墟歸朝終得一贊善
黜降重為縣大夫彰明僻遠在蜀道又遇妖賊攻成都
徒行抱印入隴邸乞食夷落何崎嶇歸來朝賈作主簿
朱衣暗澹鬢毛疎昨朝投我蜀中作錚然一集如瓊琚
杜甫奔竄吟不輟庾信悲哀情有餘我逢聖代自多難
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令編綴小畜集謫官詩什何紛如
才名官職不兩立真宰折刻分毫銖郎官疎遠既未貴

縣吏禮教不足拘相逢且說文章樂為君酌酒焚枯魚

咏木哥

淮南咏木大如鷓頂似仙鶴堆丹砂背長教寸勁如鉄
丁、亂鑿乾枯查黃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破柱何當
更與繡衣裳羽族橫飛作持斧

秋鷲歌

淮南八月尚有鷲閑、無異來時聲東風搥舉如蒼舌
何事經秋猶未絕飢鸞病鶴亦能鳴鳳鳥不聽何處說

江豚哥

江豚江豚尔何物吐浪噴波身突兀依憑風水恣豚豪

吞嚼魚鰕頰肥膾肉腥骨硬難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
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厭汝俗云勝出則有風雨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四

雜文

唐河店姬傳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為名平時虜至店飲食
遊息不以為怪兵興以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惧端拱
有姬獨止店上會一虜至繫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姬
汲水姬持綆往趨井懸而復止因胡語呼虜為王且告
虜曰綆短不能及也姬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系綆
于杪俯而汲焉姬自後推虜隨井跨馬詣郡馬之介甲
具焉鞍之後復懸一羝首常山民吏觀而壯之噫國之

自同

備塞多用邊兵蓋有以也以其習戰鬪而不畏懦夫一
嫗尚尔其人可知也近世邊郡騎兵之勇者在上谷曰
靜塞在雄州曰驍捷在常山曰廳子是皆習干戈戰鬪
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至或父母彎馬妻子取弓矢至
有不俟甲冑而進者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久之
以靜塞騎兵之勇也會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
衛故上谷不守今驍捷廳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衆雖
加召募邊人不應何也蓋選歸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
月給微薄或不能克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不足
禦胡其堅利壯健者悉為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

身先宜其不樂為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
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不破如是
得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於此而
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嫗之勇總錄邊事貽于有
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隸滁州軍籍又為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
若髡截然向人以為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其心
輕重其手天譴之尔嗚呼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則鞭朴
者帝王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古者示恥

而已故有蒲鞭而誠者有束杖而治者雖然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非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不得以已而用
之其可以喜怒財貨易其心乎彼五伯賤隸也刑不自
口出但以重輕不平而天譴若是况執天下之刑邪吾
見世祿之家子孫替墜殘廢疾癘者有之為人僕妾者
有之飢寒道路者有之豈止用刑之濫也其諂主忌賢
剝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矣作馬進傳以自誠云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無謚居民以巢因
得為氏我氏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說我民不知憑高

就樹作巢之基橫葛菽空啟扉向風踈不為拙密不為
工晨翔暮棲與禽鳥同弗畧弗網壽其考終比巢熙
若居天宮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萌其堂與漸具庭戶鳩
繩聚墨迴廊合廡痛乎我巢梢焉無覩猶賴伊耆儉于
一時祿不用斲堦無剪茨舜禹善嗣宮室孔卑不壯不
麗民其歌之至于周公攝政於姬明堂辟雍有威有儀
亦克用人罔知疲降及後世風俗澆漓窮奢極侈蔓
延而滋瑤臺瓊室夏商禍基章華壯楚忽焉空土姑蘓
麗吳閭然荒墟阿房侈秦以荆以榛未央奢劉為瓏為
丘秦漢之下土木孔脩霜斧雪斤千雕萬鏤金疑碧融

簷架費鉤窻綺暈透壁榭氣浮民力欲死工程不休惟
競壯觀孰知衆叛刑以三夷賦收大半門出租室
思亂一家百楹束手而散追思巢居如捫天漢於戲太
古之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非民之巢故民不勞後世
之主宅民以宇非民之宇非君之宇故民罹苦何當仁
君常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豐室廬縱不及於有巢亦庶
幾乎堯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記孝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于中國者多矣有父子
同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擗踊殞咽水漿不入于

長行有日矣又遠故号慕幾

年徒既既終

口者三日過是始汲泉于江濱糠粃而食之廬于墓側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是以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王者皆然
也漢代以來始有以日易月之禮至于人臣亦用金革
之說皆非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故閔子
腰經從公春秋謂君使之非也素冠之詩疾之已甚近
代以來喪禮尤廢而蠻貊之人獨能盡禮豈教之也哉
所謂中國無禮樂則求之四夷非虛語也進士池文質
閩人也目覩其事為予說云

記蜂

商於兔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
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何服以
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它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
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于中
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
去山眈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関于王臺則王之子盡死
而蜂不拆矣或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
王而去王之所存蜂不敢螫矣其王則潰亂不可嚮迹
凡取其窠不可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則蜂
惰而不作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

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
王之所存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
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臺使絕其息不仁之甚矣
故摠而記云

記馬

今諫議大夫東莞臧公丙予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魏
王符公彦卿諫議亦頗熟王之家事為予言王之在鄴
也多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為之息種歲擇健馬以配
之往得駿骨居一歲有牝產子與他駒特異者既壯
圉人將以合其母當孳尾之月出而示之見其所生卒

無欣合之態將強之則蹄齧不可嚮迹圉人復曰以是

駒配是馬幸而騮但談以牡馬為騮以牝馬為騾其駿必倍不幸而騾

又獲其種明年將胥靡之腐刑也但言改馬也不可失也乃以數

牝馬誘之乘峻作之勢以巾羸其目間而進其母既已

句徹巾然後曉其所生因垂耳俛首若不欲活者旁顧

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非謂宮中之名脩直百餘步巷際有閤閤

閤巷門也春秋傳曰鞶而入於閤高鑰甚固蓋常所不啟者遂哀鳴疾

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者數踣而死嗚呼禮稱禽獸無

禮故父子聚鹿夫馬本獸也古聖人調伏而御之故曰

伏牛垂馬是也是馬也獸其身而人其心乎圉人誘陷

知耻而死於小人心也遠矣圉人之心望于禽獸

者又遠矣予嘗恨不目覩其事具敝帷以蓋之又惧其

事久泯而不傳且欲澹聲色狗馬之家與世之內亂者

故記

錄海人書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月日東海島夷人

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世居海上盜魚鹽

之利以自給今秋乘潮放舟下岸漸遠無何颶風作怒

浪四起飄然不自知其何往也經信宿風恬浪平天色

晴霽倚橈而望似聞洲島有笑語聲乃疊棹而趨之至

則有居人百餘家垣籬廬舍具體而微亦小有耕墾處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鱉者有嬾人采擷藥草者熙々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臣因問之有前揖而對臣者曰則吾族本中國之人也天子使徐福求仙載而至此童男卅女即吾輩也夫徐福妖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而作終焉之計舟中之糧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之物吾族捕之日亦克其腹又取洲中葩卉以芼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則塋于此水矣生則育于此洲矣懷土之情亦已斷矣且不聞五嶺之戍長城之役

阿房之勞也雖大半之賦三夷之刑其若我何且出食以餉臣明日臣登舟而廻復謂臣曰子能以吾族之事聞于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則萬民怡々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何壽之禱耶臣因漂遐方傳此異說非敢隱匿謹錄以聞惟陛下詳覽焉

後序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叙而錄之以示於後

并誥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敷告并民作誥王若曰惟天燾萬物罔厥私惟君克肖上帝宅兆民罔厥暴天大惟其辰句星罔不拱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沴不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復世後王克嗣二帝以征以討以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祗慄危厲若濟巨海而弗庸舟惟其溺我先王帝土建國十有八祀克用于賢克脩于兵乃儉乃勤乃慈乃仁德升于天降祐我有宋俾萬方奔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潭吳越人罔弗率非天私于有宋惟天輔我先帝之明

德我先帝負天休命若將不逮薦以太牢報功于天祀于圜丘嚴配我祖庶邦冢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悖我命不供厥職我先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勲未集用棄厥世天之曆數在予一人予一人奉承先帝之令德以荷天永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我先帝之遺烈在并王元姦猾弗悛罪惡日稔毒流于下民罔攸蕪國報厥食督民先歲祖至于牛馬羊豕犬雞莫得蕃息民咨胥怨訴于皇天鑒并民俾予弔予曷敢弗天以速台罪伏順取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有厥辜俾即生獻俘太庙先我祖称群后咸覲以称台德嗚呼并

王元反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汝、實自喪于厥身
凡厥并民悉聽朕言闢乃田廬脩乃耒耜復乃業無流
蕩離析無若并元時予其子育汝、率我化從我教我
其賞復我政違我道我其刑惟刑賞在台手勉從訓言
罔或怠宋既剋并思偃武作休兵且將東巡狩于岱宗
作告成

休兵告成
二篇皆七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可以合夷會戎交蠻接狄與中國
之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從而學之對曰吾
譯之小者也又何學焉夫譯易也大則能易其心小則

易其語而已矣古者巢居穴處茹毛飲血無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制無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蠢然而生
仆然而斃當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尔是以伏羲神農
黃帝氏始善譯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
服器械耒耜牛馬之用作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又善
譯者也以帝道譯天下之人心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制行焉夏商周又善譯者也以王道譯天下之人心
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興焉三代之下譯天下者
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者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
霸之傑也秦不善譯者也天下之人幾復為戎狄矣漢

復譯之猶雜霸焉自漢而下譯道多亂吾不復述也已
噫古之譯天下者非已能之必有師焉力牧廣成皇之
譯師也伊尹呂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舅犯霸之譯師也
蕭曹子房漢之譯師也總而言之周公孔子譯之最大
者也天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之小者不過
合華夷之語取商販之利爾當學周孔之道可以為帝
王師所謂譯之大者歟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脩春秋設九例物為災則書之不為災則闕之蓋
物之災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為災者以垂戒爾苟不

為災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為君者謂災不由德而由于
數也斯聖人之微旨在焉故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噫去聖漸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其說使君天
下者視天災時變不務德以禳之但委其數而已吁可
悲也然則君有脩德禦災轉禍為福者為戒而不書曷
以儆後代是以堯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爾皇
宋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上念災盛稼穡之重則
貶常膳避正寢徹宮懸青灾恤刑以赦天下曾未旬浹
蝗死於野或曰皇上以勤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為之風
將有待也天其或者慮急于理故用蝗以為戒果能脩

德以禦之則我后之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熒惑太宗之去虫蝗德為此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于國史之末非獨彰吾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畫記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示至敬也唐季以來為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于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某小子實罹大罰洛陽處士楊丹寓我顯考中允府君神采畫妙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不見則或形于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矧其恍惚冥昧不能審諦乎未

若約形取貌宛然如生歲時朔望拜起瞻仰以慰罔極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尔嗚呼是丹有大造于吾家也復念吾家苦貧而無厚幣以飽丹欲丹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請俟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記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五

論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
 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論
 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為光自
 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
 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醜
 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
 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

惟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
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
自族其家而誰為之耶石碯一陪臣也殺其子而春秋
羨之吳起一將軍也劔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
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修身脩其身然後能齊
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
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
當邴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
天之功以為己有與夫日磔之割愛邴吉之讓位德不
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

顯禹之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思而深刻洎
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
之日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
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刑與古相戾何者今法吏
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
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於
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
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

之誅以今之法誅之正郊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乎罪當答尔苟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父子赦之及季孫不悅乃歎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尔欲望刑措其可得乎

既往不咎論

仲尼之教因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君

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姦佞明聖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所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君問社于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因曰使民戰栗夫子疾其無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之人由儒術位于朝觀國昏亂政教缺夫不能扶救者率曰事已成矣吾不說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為拒亦如上之云以至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卒不聽覆亡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

大車實重物及又息其^上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及輪摧轅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無是苦也聞之者怒而答之可也謂其無益于事矣苟治其車并其人復其物又輦而馳復遇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有疾呼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答曰子焉得言吾既往之事邪雖庸人不至是而為君臣有國家者反若是欵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誠誥固亦多矣不可畢數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得師

訓於臣者不曰進思盡忠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為君者胡不奉而行之獨

曰既往不咎^{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從其言施}

之明君則為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歸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言之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見漢成帝師張禹拜于床下問以災異而對以罕言命不語恠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助邪王莽竊大位據威斗南陽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是非盜聖人之語為歸非之資耶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言權德輿謂^上西漢者張禹

斯得之矣永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誠
宰我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
曰是非夫子之言也三子各有援引而禮經兩存之予
為論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椁三
年不成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
以為仲尼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
朽也夫桓魋僭侈為石槨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
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尔故下文

椁

子游問喪具曰稱家之有也又問曰有也惡乎齊曰有
毋過禮苟也矣歛首足形還葬此可以明聖人之旨也
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欲有者毋過乎斯矣也
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下載國高之言曰生有益于
人死不害于人又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
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槨周于棺土周于槨是
也今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可謂害于人故夫子云
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棺槨夫
子聖人也故中都者有是者欲民之不踰也奚速朽之足
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

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而有子以夫
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于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
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閱即叔之喪位盖由乎貪矣及
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夫子訊之故曰若是之貨也喪不
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誠在位之貪者非謂喪者皆欲速
貧尔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荆盖速於行道也非汲于
祿仕者也是以中年畔費畔召子皆欲往且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夫中年費附庸也尚欲往焉况楚之
大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苟至于王則民受
其賜矣非謂貪乎祿者也奚速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

聖人之教而各執聞見禮成于二戴又襍以漢之諸儒
亦具存焉盖禮非褒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大和開成間贊皇竒章
李涼公輩互為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
破此朝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黨之來遠矣
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
黨也惟堯以德克光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
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君子常不勝于
小人是理以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則順旨

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辨矣又何難
於破賊哉且竒章全德而不免竄逐贊皇忌刻逢吉傾
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霍光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子建成元吉為管蔡之行固不足徵也考
其行事霍為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
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焉予較其本末知霍光出元嘉
之右故為論云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

之英主也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
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
寇則關門偃旗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
而不罪其衆仁也王文恭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
申則遣使特行弔祭上章乞加旌表羨閑閣讀書責成
于長馬善任使也國令徵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
納識廉隅也噫何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廟之祀則周之
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
雖罹竄黜卒以令終天之福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
兵机事不密貽汚宮之禍取笑後代望于元軌不亦遠

乎

李君羨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主
 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羨已封武連謂公又為左武
 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
 君羨自稱五娘太宗以其封邑皆有武字又名合女主
 之讖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不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
 武駕馭英雄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于人故
 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誣宗室亦一代之真王尔且
 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盡得其狀復謂群臣

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
 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豈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耶
 盖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惧
 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
 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毋累乎
 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唐史至是歎君羨之
 罹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時而不中當因論以
 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矣疑云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予以善果行事驗

之見史筆之失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毋苟免危邦
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襲
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
肯構之孝心礪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福立當世之功
斯乃善果之職然尔及隋祚陵夷江都弒逆受宇文化
及之命苟民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污辱祖考此豈見
危致命之謂邪及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為亂常之賊立
却敵之功以至流矢及身膚髮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
為此豈危邦不入之謂邪雖復數布郡條悉称良吏盖
崔氏之力也善果何功之有焉予謂賢母之說則軻親

孟母不足倫也正人之譽不亦虛乎王琮責之斯為當矣
史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邪

先君後臣論

衛鞅嘗事公叔痤 平 知其賢而未能用會痤病魏君
親視之疾且問國計痤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
死君必用之魏君不然其譖痤曰卒 王 不能用不如殺之
無使逃他國而為魏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
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
於戲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
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

則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靈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脩史記至是而不言其非豈史筆之有私耶將史才之未至邪予恐後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記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為蘧甯悅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萬于名教者

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即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猶惧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為一紮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彝倫攸叙人到于今賴之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也蘧甯者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非箕子之儔也微子養存宗社抱祭器而歸使商之祀不絕于宗所慮者遠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尔苟脫虎口豈微子之倫邪楊震之于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于以起教就蘧甯叔孫通楊

震而言之宜顯震以勸人古之為三公輔萬乘當此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微遽甯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揚震之風者蓋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歲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責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愧于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浮沉亂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授禪微遽甯叔孫之風者乎其子脩北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况悠々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

百城居士露抄

名跡開去就之蹊徑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干顯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歟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六

碑記

重脩北嶽廟碑奉勅撰并序

臣聞元氣胚渾結而為山嶽幽靈貯蛩降而為神祇矧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帝堯開唐侯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常山却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昂畢之星易象流形名繫雷風之兆下斡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者九十人藏簡子

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蓽足踏長城之窟影連天漢之墟
積厚窮陰出靈見怪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
衡共揭恭天之勢稟是陰陽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
上帝燕南趙北我實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止名載乎
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于公遵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
室也既奉時祀亦禳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祆舉玉帛牲
牲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來尚矣
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
畫于無垠化堯封于比屋雕題儋耳駢羅入王會之圖
傑侏瓠離沸渭雜宮懸之典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

雷震之威宋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之振旅則
一戎大定然猶焦勞克己宵旰臨民每戰：兢：念元
：本：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掖廷椒房
儉約中度離宮別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
無褐于是乎有繒帛之賜當暑操扇則軫下獄之罹辜
于是乎有縲紲之恩非菟苗獮狩之時無馳騁畋獵之
事非朝會宴饗之日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
貢籍拔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覽庶政達窮民之情
也向者星文告差御端門而引咎故一夕而孛彗沉宋
景之退熒惑也大旱作沴貶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

雨降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罪已也既如彼上玄之
祐善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語
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乎不然何寅畏
天命艱難王業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交脩百神蠲潔
嚴祭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先天弗違罪飲食而厚
牲牢天地神祇享至誠之薦卑宮室而崇廟貌名山大
川啟必葺之祠豈比夫禋于六宗未禘禮神之義祀于
五時但萌邀福之心墜典無文我能具舉矧茲陰嶽固
有徽章華袞珠旒受王者之冊禮太牢秬鬯命守臣而
行事下適_竟冥之宅旁隣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高舊

推宏壯韞慕容之珪璧素彰神異祠祀之盛莫之與京
然而運有汙隆時有興廢雖無方之體奚往不通而有
象之軀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是宇卜其
吉凶不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
神實依人乏祀震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盪
覆之期聖上猶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益民
力之是寬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渭
水未累太宗亟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庀
徒黃門貴人鳩工而藏事榘桷祀梓以雲集繩墨斧斤
而子來五材實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

睥容乃興廊廡于以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
隆繡栢雲楯互曜煙霞之色璇題藻枌交含日月之光
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豆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
然不愆按日之期再聳凌雲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
我將落之神用至止厚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
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一谿雲拂檻如絳節以翻
空山溜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尔繁祉庇吾邊民况獷
俗之未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
或鼓以雷霆勅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尔粢盛
鑄農器而毀戈鋌薦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

年况今將相叶謀人神共忿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
登東山將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何
謀不臧苗思魏絳之言更鑒王惲之策安民和衆契天
地以為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仰備
法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知高枕十月北巡之禮
盡舉彝章輯五瑞于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
西岳之禮容陳詩觀風察北風方之哀樂聲明文物以
咸脩律度量衡而必同升霄于絕嶽之前肆覲于重巒
之下起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
岳而已哉夫如是則封狼居而禪姑衍但恃窮兵臨瀚

海而勒燕然未為神武者也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請
終軍之纓非無壯節投班超之筆尚負明時慙非擲地
之才有玷他山之石謹為銘曰

節彼常山峻極于天崛起萬仞生乎一拳摩穹戛漢控
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明之嶽神上帝所授不騫
不崩可大可久其誰祭之皇宗哲宗其誰尸之中山郡
守秩視公兮爵為王金其几兮玉其床何以贈之兮赤
紱斯皇何以處之兮峻宇雕墻諒聰明無得喪維面貌
兮有興亡嗟眸容兮盪毀遇醜虜兮猖狂物成敗兮有
數神杳冥兮無方雖像設兮云壞于精靈兮靡傷詔新

上二字每句宜一字

斯廟表凶奴之不道詔祠尔神彰皇家之至仁天輔德
兮我有慶鬼害盈兮胡無人絕代馬之南牧揚和鸞兮
北巡有效靈之雲物無出塞之妖氛齊泰山兮等梁甫
並亭兮接云飛英聲兮騰茂實握乾符兮闡坤珍垂
千齡兮萬祀永昭德于吾君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
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
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
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

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田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蘓之賜死胡亥之凶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田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卷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強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

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鐘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萬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臥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晏安于獨善可謂救于時矣去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于世矣用是瞻民猶有建

桓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
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弑兇殘何莫由
此其後滔天于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奕碁
纍纍簡編可謂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
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
存亡而不知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
王揖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
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
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難
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

但時異而迹殊耳非謂所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
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
廟側退立廊廡有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
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
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
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
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詞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已
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
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克

腹獵大自烹。冥鴻不復矯。高節悠。後來漢之辰園。晉之愍懷。江克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生。大事去矣。蒼野峨。祠荒薜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素髮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洎郡縣皆署焉。摠而言之。縣主簿又為卑冗之魁者。是以古人或恥之。噫。士君子學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貴賤。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人為之者。

為是也。矧百里之慘舒繫一邑之令長。令長得其人主簿。又禪贊之。則人受其賜也。且矣。令長非其人。主簿又阿諛之。則人罹其苦也。又宜矣。苟能曲盡規正。裨合于道。則一邑之政有由主簿而化者。得輕其所任乎。至于理簿書。課農事。供賦調求。考績者。固主簿之職。然尔其間有鬪訟相高。婚田未決。畜產交奪。契券不明者。在乎察其情偽。正其曲直。助令長詳而決之。使刑罰得其中。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措矣。有姦猾有悍獨有驕農。有無賴有不孝有不悌。在乎助令長遏撫之。誘道之。懲激之。則百里之人恥格而移其心矣。有力田有孝悌有義。

夫有節婦在乎助令長申舉之禮厚之旌別之則百里
之人知勸而易其俗矣引而伸之主簿之能事畢矣然
後可移之于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龔黃循良之政可
待也復可移之于國用是道弼諧帝皇則堯舜雍熙之
化可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始能公于心而執乎道
足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卑冗之有焉某策
名起家作吏斯邑到任之明年屬歲豐政簡因筆其志
于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者也亦欲使後來居
是位并是廳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化
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
繫于人亦將繫于時也當時王室雖微皇綱未絕有周
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
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
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歲旱得
專其賦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于心克儉
于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
者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政以約吏時豐則歛
之歲飢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

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
祀以事鬼神行慶弔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
春弗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事哉洎
王道云亡羅國圖孔熾大小相併強而弱相攻區區于男
宗廟不保故傳有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
蓋縣之始也秦有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
隸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于縣猶臂之
有指也國取于郡取于縣取于民是以臂指捶民
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
令而夕必具更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惧之以刑法豈惟

道不能行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
而已昔人歎徒勞而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
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
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艱哉時之然也長洲
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
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
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
焉表仁鐵首之玉某次之其土污潑其俗輕浮地無桑
桑野無宿麥鮓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畜
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

併者僭而驕負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
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而不能禁事
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責者甚可哀也是蓋隔中夏之政
浸列國之風使然也今聖人求理于上庶官陳于下斯
民之泰其有漸乎某非循良之材蒞凋瘵之邑仍以舊
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
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
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
矣是歲訟獄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歛民瘼評議政體總
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能言而不能

行者也

崑山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
三五帝王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
子之謂乎是以窮于旅人終于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
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
觀之誅即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
不知時之訶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
稱也雖流為典謨形為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于後代乎故曰生人

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吳
之諸郡姑蘓稱其首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
之利溉乎朝夕之池者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
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
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
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
厯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彌其久次皇上嗣位
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
遠人精擇循吏銅臺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
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于天

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狀政
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
期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
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
為葦蕪穢而不脩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
悅隨羣吏弗違乃庀工徒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
之數仞之墻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
漆飾以巧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
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
掖儒者之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

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簋盞潔牲牢具
壘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
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俎豆
之事脩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
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山海隅
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良宰
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
某幸忝德鄰孰聞善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
于聖門不朽願刊于貞石大宋雍熙三年日月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
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徵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尔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
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
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
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
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
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
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
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遂之舊思未報思所榮
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
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
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陷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

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
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
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
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
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李氏園亭記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其來舊矣雖
聖人示儉宮室孔卑而郊庙市朝不可闕已有百師之
局署六師之營壁侯門主第釋宇玄宮總而計之蓋其
半矣非勲戚世家居無隙地設或有之則又牽于邸店

之利其能捨錐力之末資耳目之歡者亦鮮矣故隰牧隴西李侯與神德皇帝有布衣之舊在乾德開寶中繼刺邊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于旂常此不煩述侯幼讀春秋故戰必尚計而不尚力晚好道術故處必務實而不務華居某坊之後第在大內之東南實繁會之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一亭竹樹花卉少而且備游賞燕息而不勞其始也患土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善鄰獻其第病樹莠之不滋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效其力不謀其物之貴賤不計乎時之有無又掘舊地以及泉輦野土而袤丈費數十萬不以為難與夫謀衣食之

源作子孫之計者遠矣洎侯捐館也諸子尚幼為季父納質于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其利以奪之上聞而駭其事遽出命內府錢購而還焉君子曰李侯之好義忘利也既如彼諸子之謹身節用也又如此宜乎有是之光也若是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曲日侵月占死而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足悲矣先是侯嘗牧于濟而予之故里也以是知其政又同舍紫微郎畢公即侯之外姻也以是熟其事己丑歲與予遊其園息其亭一則嘆舊館之喪一則思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中土者曰克家取象于易也謂其東南者

曰肯構徵羨于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狀為李氏園亭
記其幽致嘉况則見于群公之詩什大宋淳化元年九月

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脩大殿碑并序

漢明已來像教熾于天下大都小邑暨名山勝境鮮不
建梵刹而聚緇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宣末俗所歸仰也
按地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舊封周廣順中始剖符
竹命二千石以治之未改邑時粵有茲寺之額院宇弗
葺垣墉半傾赫風雨避燥濕外則無觀焉是知地之興
廢必因其時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

世姓徐氏法名玄應師號衍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
落髮于嵩陽會善寺瑠璃戒律既具精進自苦謂衆生
貪着我則演法以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脩心以行
其道加以辯若泉湧捷如響答有道安之理論蘊支遁
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佛信法
廣延僧耆師以行望素高屢得召見于是簾前賜紫我
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內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德
也建隆初爰自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内僧正師一心
住持勩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榱
桷出于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浮川

而東約費用殆數千緡積歲月幾二十稔勞筋苦骨曾
未知疲工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養
我先師悉籍錄之冬裘夏葛盂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
非積勤累儉則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邪先是無鍾
以斲昏旭乃範金以鳴之茲樓既成茲殿將構天不慙
遺師之云也徒弟五人今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用
伸孝思雖居孝苦之中詎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竭
肯構之心既成厥功思誌其美以某邑人也辱與先大
師遊見託論譔申之以銘其辭曰
郡之厥初草創改邑寺雖有名殿實未立我師之來志

有必葺寂滅有期大功未輯天道悔禍師門代及弟子
無相孺慕踈泣夕構朝營歲括月拾資用益饒工徒允
緝紅樓霞舒紺殿山岌棟栴棟梁龍蟠虬蟄丹雘螟塗
霜凝霧翕是維莊嚴豈慮燥濕厥師經始因果如彼弟
子善嗣功力若此紀事勒銘永傳厥美

濟州龍泉寺脩三門記

古之官府通謂之寺故今九卿之署其名尚有存者浮
圖氏之教來于西國館于鴻臚斯得名之始也莊嚴宏
敞歷代增之得高其堂揭以鷓尾得大其戶軒如雉門
中心闕然蓋兩觀之遺制爾濟州龍泉寺者唐大曆四

年建于鄆州鉅野縣、即春秋時西狩獲麟之地漢初時彭越聚盜之所也東距任宿西接曹衛北走汝水南極芒碭皆百餘里其中蕪澤深陋民俗獷戾揭竿嘯聚率以為常周廣順中魯侯以曲阜叛六師薄伐七月來格思欲屏萑蒲之盜而啓符竹之封乃詔有司改邑為郡緇徒蘭若從而興焉雖主者增脩而日不暇給既而前有殿儼像設也後有堂備說法也雖廊廡未具固已甲于佗寺矣唯茲三門基而弗構蓋地苦洪水民無餘貲殆三十年編蓬而橫木矣開寶丙子歲功德主大德某天謨締構戮力經營聚喜捨之財節衣_刊之費伐木

輦石鳩工庀徒凡五年而有成即以太平興國某年某月日遷化弟子某嗣而葺之丹青楮堊煥乎有光又立二金剛以守焉望之魏、足為壯觀夫寺之有門若人之有衣冠樹之有枝葉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某生于周長于魯興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託譔述游宦靡定于茲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實摠而書之僧之耆宿郡之檀越暨租庸至向請書于石陰時淳化三年_其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實人君也故見于春秋載于禮文

秦兼三五之號王爵歸于人臣由是儒教無之內典有
之其神異威力異于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廢興脩
建而已商州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所建也其
塑繪金碧皆當時良工于今百年相好无減唯殿堂朽
蠹殆將不支先院主清弃世姓席氏房陵人也後唐天
成元年依寺僧戒賢出家長興初落髮尋受具戒于興
元府王子寺清泰中繼主寺事以太平興國四年遷化
凡四十年間建大殿立三門僧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
環合亭臺洞啟樹珍果植名花佛事之莊嚴釋門之儀
範靡不具矣然後山田造水磴嘉蔬有圃桑桑垂陰茲

所以備紺宇之繕完給緇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于
西偏頗極宏麗惟天王殿未暇改作盖工用之大也臨
終謂弟子懷首曰吾始居茲寺幾兵亂之餘院宇圯
毀驅其豹席剪其荆棘勤苦無怠庶幾有成而商土瘠
商民貧衣食維艱檀施且鮮吾粗衣糲食徃來竹山上
庸間得尺布斗粟負荷而歸積毫累銖以至百萬今儻
功雖在示滅有期心不滿者惟天王殿尔汝能嗣之吾
願畢矣懷省泣受付囑勩力經營始于庚辰成于辛卯
伐木秦嶺徵功華陰宏壯瑰竒不可殫紀非先師之理
命弟子之肯構疇能與于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

深山窮谷之中常時度木者以僻險不取咸謂虛棄其
功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谿水暴作一夕吹積于山中
欒榼榱桷以顛而聚若人力之區別然而寺封尚遠河
流頓耗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懷省乃晝夜環禮精心禱
之果有風雷吼駭山谷推蕩漂注集于郡南自非神功
陰助曷能若此之易也其左官商於見託撰述得以事
迹刻于貞石寺之原始舊記存焉銘曰
惟唐建都嶠函之右惟商為郡京輔之首山名兔_元和寺
曰福壽有天王殿基于天祐載紀綿遠棟歌薨漏先師
理言弟子肯構事雖人謀材乃神授基聳_排於鰲山蟠靈

鷲畫拱丹楹紅欄青甃上方古木南榮列岫梵宇增輝
睟容益茂善績可紀良緣有後刻茲貞石用光不朽

目同惟滁洲碑下有細
書并後序三字而無後
序一行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七

碑記

揚州建隆寺碑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陣處為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
岑文本之徒刊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冊燦然可觀
蓋聖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
阻兵百姓僨后驅人戰以事不獲已矢石之下死傷則
多狗義效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錄子孫誠有勸于
生懼無益于死以為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冥漠之中
有輪迴之數能使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

而已由是交兵之地捨為梵宮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
之人盡離鬼趣士捐生而無恨帝王所尚今古攸同雖
有服儒冠而執名教者又安知其果不然耶我太祖皇
帝授禪于周啓封在宋朱旗所指黔首又安惟李重進
作帥江都嬰城構逆時建隆元年九月也乃命故中書
令石公統王師以討之十有二月傳于城下于是建行
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太祖至大儀驛距廣陵六十里
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使李公知軍府事尋以行在
立為梵宮取僧之有德行者處焉是時先寺主道暉本
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聞即可其奏仍改法名

為道堅以紀年為寺額墾田四頃隸省一莊咸以賜之
供香積而飯緇流也道堅既沒智速嗣之智速又沒義
齒齒繼之義齒齒超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歸寂義隆顯仁
監而主焉皆超化大師之弟子也自國初至今凡四十
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具備禮佛有殿
演法有堂齋庖在東僧寢在右與有室供湯沐焉外有
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啓脩竹交映碧流縈迴
實藩服之勝游淮海之福地耳先是太祖將返鑿輿面
其御榻忌辰供帳于今尚存嗚呼戰伐所亾人骨已朽
乘善果皆出冥塗豈知不再事朝廷復為臣于欽義隆

每行高上空二字
中空二字

寺謂脩建以來碑誌未立以某出從翰苑守是郡條宜
為斯文理不可讓是時大行晏駕聖主承祧至道三年
四月也銘曰
神道設教儒所崇佛法度人釋之宗王者艸昧多屯蒙
乃有征伐揚武功野必死戰城必攻出入矢石豈梯衝
殞首喪元爭效忠聖人念尔心所憫詔捨戰地為梵宮
遊魂精氣或感通拔爾出離冥途中思異文王枯骨葬
事殊楚子京觀封香燈鐘磬飄天風四十餘年僧憧
止戈偃伯文軌同三葉重光自建隆祐我聖祚垂無窮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脩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謀所傳壞于會昌緇徒散亾興于大中層
構崇、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我皇
御極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莊隸屬桑柔土
沃歲取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憧、大殿歲久
基傾柱朽有僧德緣葺而脩焉錄事張載同茲大願化
於邑郭施及村落得錢百萬吾事斯辦全椒林麓材惟
樸橄西走山場踰大雲倉伐木編桴棟梁欒樞蕩波而
來厥惟良材其誰運斧維曹維呂翬飛翼張望之堂、
既成棟宇綵繪無取有曉貞師先師從依衣孟遺留願
捨而脩乃脩丹雘晶熒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猶陋戲復

化率能始能卒塑釋迦像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身對侍拱立金碧耀熠矢謨雍熙早夜孜孜儻功神化後簷楹稅日令佐經營曰敷曰楨政平息茲出餘力有范百宗成名澤宮為賦曹掾舊識吾面聿來詣郡再拜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茲殿之碑非公而誰健毫不抽實寺之羞顧其勤、敢恡斯文直書事實詞句魯盾庶幾勝緣垂乎億年

後序

雍熙中予為大理寺評事知長洲縣范以進士見予于姑蘓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為屬邑吏碑之

請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柏觀體韵而書之一揮而成不復加點蓋任其俊而不繫乎文也時至道二年十月日記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耆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為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以白雲觀建為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黃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屬郡也或以宗族典之于時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之稱不為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于茲兵掠火燔曾

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
卒其子渥稱嗣吳主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為黃州
刺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思王氏捨粧奩鑄鐘于今尚
在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
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曉禪世謂之
紫陵和尚其後捨茲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
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運次曰延具次曰自正此
五僧者自前唐天祐至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
龍門禪院僧自南開堂演法自南者合肥人世姓解氏
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

山廣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漣水人也世姓朱
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僧臘二
十七臨終召院衆囑付今長老仁辯遂寧人得法于智
雨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荼毘之法葬智雨起塔于
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眾陞法堂有僧玄資問曰
如何是齊安境答曰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
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
僧院舊有堂厨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百
萬造大殿再成興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戶
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押

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堂蘄州人王真捨錢四十萬剏菩薩殿塑弥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檀越知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養主文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厨直歲省慎掌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閑田一段又請通民喪莊一區由是楚蕪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祢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無資給才堪心願則為之故上下熙々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于仇讐唯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釋其行以伏

衆有來斯應虛往實歸是禪其心也一裘一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筮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獨愛其無親疎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強推而無競渾然幾乎道矣故總而為之記至于院宇之至嚮田園之廣袤道具經典租庸什器請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野興亭記

昔裴晉公作綠野堂負功名而務閑適也李衛公作精思堂居密勿而彰盡瘁也雖各有趣尚而不無豪華異乎茲亭獨履中道參政尚書隴西公器業宏大識度清

遠踐三司論道之地奉兩朝知己之主以為訂謨獻替
君子所以行道也消息盈虛達人所以養神也行道必
假于權我則撻鈞軸而無避養神必務乎靜我則營林
壑以潛遊帝城之南郊壇之下闢小園以樹菡敞幽亭
以宴息襟以蔬果間以花卉綠野之色亂入四時之景
互見至若假寧著令休沐得告絳騶駢言適於野公
之來思幾務多暇于是察物性以驗政教觀民田以攷
豐儉其或爾牛濕、陰陽之適叙也乳鳥嗜、飛走之
蒙仁也禾黍茂、污萊之盡闢也原田莓、艸木之被
澤也公乃降邴車開曹樽金印紫綬却而不御荷衣蕙

帶服之無斃擷芳以侑酒賦詩以佐歡心將道宜景與
神遇窮幽彈樂不夕不歸又若祀昊天之神攝上公之
秩齋戒于清夜燔燎于未晞公之至遠及我私斯又勝
遊之一趣爾謀野則獲固殊鄭國之卿乘興而來或同
于山陰之士命曰野興厥義在茲夫崇高富貴非全德
不能常守憂勤逸豫非上智不能兼行故詩曰赫、師
尹民具爾瞻言安危之所繫也又曰或燕、居息或盡
瘁事國言勞逸之相遠也唯公以王佐之才處公台之
任得致君之要政行而不繁得治心之方體和而自適
觀其奏議公直李興元之胄懷陸忠州之辭筆也則訂

謨獻替從可知矣襟靈介特牛奇章之進退鄭珣瑜之
搯履也則消息盈虛又可見也宜其居崇高富貴之上
在憂勤逸豫之間優游廟堂永保無咎某辱在陶冶累
塵掖垣命紀芳亭因及盛德亦萬分之一尔時咸平元
年二月日記

江州廣寧監記

夫百貨所聚必以一物主之金玉重寶也滯于流布粟
帛要用也濫于濕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惟錢乎考
諸歷代漢五銖錢于民最便既壞于王莽又破于董卓
故鮮有存唐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大行天下于今賴

之唐之鑄錢鑪冶非一今錢有益字者成都所鑄也有
閏字者丹陽所鑄也其餘分布郡國不可具述然自古
銅鉛仰給饒信故史記言吳王即山鑄錢誘聚亡命又
凖云寡人金錢徧天下者是也自乾寧而後楊行密又
于兄弟據有江淮晉天福初李昇僭號傳子及孫至皇
朝開寶末凡百餘歲鑄錢之利不入中國故開元錢利
缺銷毀時用漸稀太祖平吳因舊制開監于鄱陽太宗
即位淮海王錢俶入朝又得杭州錢監尋以銅錫不充
而廢至道二年某自翰林出守淮甸調民輸炭自滁抵
饒沂洄江濤人頗咨怨某即按唐史具鑪冶數目郡國

處所飛奏以聞請分監署章未報會康刺史楊克恭亦
言其事始分鑄于池州用減淮名數千里汎舟之役聖
上嗣統聿脩先旨以為錢刀之利軍國所先將使水衡
廩犧貫朽而不可較瓊林大盈充牣而無虛月咸平二
年夏五月詔尚書郎馮某中貴人白某乘駟而周視南
土自番禺閩越吳會荆蠻相水土之宜度舟車之便設
局署吏大興鼓鑄于是建陽首焉潯陽次焉明年勅江
州廣寧監奏以秘書丞知吉州太和縣李某總領之右
班殿直鄭某佐伯某佐之監地即權務之舊址也湓江帶其
右廬阜居其前度木庀徒揆日藏事肇四月癸亥終七

月之己卯曰廳曰院若庫若場役夫有營王人有宅搃
大小若干問于是廣寧之大壯具矣歲鑄二十萬貫鑄錢
之費八萬八千三百六十貫四百五十得實錢一千萬
一千六百三十九貫五百四十五其為利也溥哉與夫
租庸賦調之人鹽鉄榷酤之課相與以為表裏資助國
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無賴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則盜
心不生矣錢幣益多流四海而不匱用之則盜鑄幾息
矣非吾皇順考古道留心庶政興九府之圜法恢二聖
之永圖孰能若斯之速耶資以馮白之幹事李鄭之辦
職上下協力成茲僊功將見開蜀郡銅山革公孫鐵弊

復漢唐之舊法與五銖開元流于無窮也豈止江南而已
已
已
咸平三年七月日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三代而下兩漢稱理次序循吏彰示後人西京首述文
翁東觀先書衛颯觀其理蜀郡教桂陽率以庠序為先
夷落自化是知學校政之本欤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
帝嗣位之明年詔以供備庫副使隴西公知武安軍府
事公自以當不次之用臨至劇之郡思樹殊跡以荅奇
遇下車布政比屋克懷九恭考吏能尋繹民病獄訟紛紊
決剔無留米鹽靡密推行不倦屬歲非大有人用阻飢

減估發倉博娒無告者得安其業募兵置籍強梁無賴
者悉拘于軍千里耕桑涸轍得水七州兵甲走丸在盤
有瘡必興無政不舉初開寶中尚書郎朱洞典長沙左
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於岳麓山抱黃洞下肇啟書院
廣延學徒二公罷歸累政不嗣諸生逃解六籍散亡絃
歌絕音俎豆無覩公詢問黃髮盡獲故古書誘導諸青衿
肯構舊址外敞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
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華袞珠旒縫掖章甫畢按
舊制儼然如生請闢水田供春秋之釋奠奏頌文疏備
生之徒隸業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學者無特落之憂誰謂

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荆蠻茲為鄒魯人存政舉豈繫石
今道德齊禮自知耻格先是公之先公存儒術通春秋
刺濟州曰命鄉之薦不減百人讌以嘉賓之詩遣以計
吏之禮舉進士者錢五萬襲衣以副之應學科者錢三
千緡袍以遺之咸出己俸人以為難故其子孫不忘儒
學某占籍濟上出職禁中直承明之廬已叨三入開
氏之學將談六經託以斯文拙于叙事聊書興廢用紀
歲時而已大宋咸平三年_其月日記

黃州重脩文宣王廟壁記

世之有人以儒為戲者謂文宣王廟慎不可脩之必

起訟復有郡縣長吏奸賊自汚畏懦不治而獲罪者遠
以脩廟時契由是中人以下謂信然也故廟貌益毀黃
州文宣王廟舊殿三間阨危不可入以十數柱扶持之
猶懼其顛覆以至遷像設于門廡之下拆之則瓦木朽
解十不存一前知州國子虞博士廉勤之吏也率同僚
屬官洎郡之縫掖者得數十千市木于山桴江而下屢
為風濤漂泊材植僅有至者未幾坐度僧過限又坐納
監不如法連被制刻非時受代留郡聽命者百餘日窮
窘不得去或以為脩廟起訟不誣矣某自西掖謫守是
郡覩其事歎曰先師若是凶耶吾將試焉因其舊賞鳩

工揆日命左都押衙丁文燧督其役月餘而殿成素王
十哲咸新其像彩繪金碧煥乎有光又取上都國學贊
文請從事曾頌書之刊石鏤板寘於神座俾夫春秋釋
奠有所瞻仰塞戲儒之口刷先聖之恥亦無媿孔門之
徒也至述先師之道則孟軻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夫
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韓吏部曰天下通祀者三唯社
稷與夫子而某敢輕議哉故予書脩建之由而已時大
宋咸平二年月日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儒家者流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尊師而奉教也至于

精神所感通于夢思即仲尼猶言之豈曰恠乎故曰吾
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夢奠于兩楹是也及述作六經其
文甚著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罷書曰高宗夢得說禮
曰夢帝與我九齡是皆經夫子之手而不之去盖有益
于教不惑于民焉謂之神且怪耶吾友渤海高紳以著
作佐郎領漣水軍事會夏旱方祠禱請雨一夕夢神人
服古衣冠而至者授詩一章既寤記詩中數字云赤岸
大夫若神之自謂然明日徧祭神之在境內者得唐御
史王義方之祠鄉人不知但云東赤岸大夫之廟尔高
君曉其夢因加不而懇禱之是日雨足乃新其廟立石為

文按唐御史而述其事迹焉高君純儒也不欲自言其
夢入朝往語于公卿間執政蘇公聞之曰是不可默
也宜擇能文者書其事刻于石陰某于高君進士同年
生也以故見請嘗試議之曰于產云用物精多則魂魄
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彼伯佐尚爾况王御史者乎
且欲後人見斯文也知義方者知懼如義方者知勸又
胡戾于聖人之旨哉年月日記

無愠齋記

古人三仕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某存先朝自左司諫
知制誥左遷商州團練副使又自翰林學士出知滁上

今天子即位自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守齊安到郡
之明年作書齋于公署之西偏因徵古義以無愠為名
後之人治是郡者公退之暇當以琴書詩酒為娛賓之
地有餘力則召高僧道士煮茶煉藥可笑若易吾齋為
庖厨廐庫者非吾徒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陶
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
毀葺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
挹江瀨幽閒遼夏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

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調和暢、宜詠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然宜投壺、矢聲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薰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但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際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

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